

效顰集后序

余尝效洪景庐瞿宗吉，编述传记二十六篇，皆闻先辈硕老所谈，与己目之所击者。初但以为暇中之戏，不意好事者录传于士林中，每媿不经之言恐贻大方家之诮，欲弃毁其藁。业已流传，收无及矣。因题其名曰效顰集，所谓效西施之捧心，而不觉自衒其陋也。客有见者，即曰：子所著忠节道义孝友之传，固美事矣。其于幽冥鬼神之类，岂非荒唐之事乎？荒唐之辞，儒者不言也。子独乐而言之，何耶？余曰：春秋所书灾异非常之事，以为万世僭逆之戒；诗经郑卫之风，以示后来浮奔之警。大经之中，未尝无焉。韩柳送穷疟鬼乞巧李赤诸文，皆寓箴规之意于其中。先贤之作，何尝泯焉？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然则用心博奕者犹贤，余之所作奚过焉？虽然，人有古今，学有先后，才有优劣。余辞肤陋，固不敢希洪瞿二君之万一，其于劝善惩恶之意，片言只字之奇，或可取焉，庶几蝇声之微，获附骥尾于千里之远也。问者唯然而退。遂书以为识。宣德戊申二月乙丑南平赵弼辅之书。

丁跋

四库附存效顰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第三卷中阙疥鬼对、梦游番阳傅一篇。殆传写佚之。此为宣德间刻本，两文独全，可珍也。按浙江采遗书目，此书作二卷刊本。当时馆臣不知何取两淮进本，岂浙进本亦有所阙耶？抑两淮采进在先耶？同治甲戌嘉平十二日 丁竹舟记于竹书堂。

上卷

续宋丞相文文山传 宋进士袁镛忠义传 蜀三忠传 何忠节传 玉峰赵先生传 张绣衣阴德传 孙鸿胪传 赵氏伯仲友义传 愚庄先生传 新繁胡大尹传 觉寿居士传

中卷

三贤传 锺离叟姬传 酆都报应录 续东臆事犯传 铁面先生传 蓬莱先生传

下卷

青城隐者记 两教辨 丹景报应录 木绵庵记 繁邑古祠对 泉蛟传 疥鬼对 梦游番阳彭蠡传
效顰集上卷 汉阳府知府新安王静订正绣梓 汉阳县儒学教谕南平赵弼编撰 续宋丞相文文山传

至元壬午十二月八日，有僧从闽中来，言于省臣曰：近日土星犯帝座，疑有变。未几中山狂人薛保住自称宋王，聚众救千欲取文丞相。亦有投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之苇，率两翼兵入城。丞相可无忧。（元史）疑丞相者，文公

天祥也。世祖召公入殿中，公长揖不拜。世祖曰：汝欲何言？公厉声对曰：我大宋自艺祖太宗以尧舜之道平一天下，列圣相承，守其成宪，天下晏然。上无不道之君，下无可吊之民。北朝以遐陬之国，云扰中原，恃戎马之众，兴无名之师，侵我疆土，残我生灵，毁我宗社，灭我宋三百余年之宗庙。欺人孤寡，万世之耻也。我为宋丞相，竭心罄力以扶宋祚，不幸奸臣贾余庆刘岳等，欺君卖国。吾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兴复，反遭禽辱于此。九泉之下，目亦不瞑。言既啮齿顿足，拊膺长叹曰：呜呼天乎，呜呼天乎！左右皆骇其言，莫不缩颈吐舌，或为之太息。世祖徐谕曰：天之所废，不可以兴。宋祚告终，非人力所可为也。朕承天眷命，混一区宇，诚非偶然。汝忠宋之心，朕悉知矣。今以事宋之义事我，即以汝为中书丞相。汝意如何？（元史）公对曰：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岂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既亡，惟当速死。不可久生。他日无面目见田横之客于地下也。世祖又曰：汝不为丞相，为枢密可乎？（元史）公曰：天祥之心，惟思尽忠宋朝而已。余非所愿也。世祖知不可屈，麾之使退。意欲舍之。明日麦朮丁谓世祖曰：文丞相英才伟略，古今罕有。曩者开督府于汀洲，筹略号令，本朝将帅皆不可及。苟释之使去，彼必遁回江南，号召天下，为国家之大患。不如从其所请，以绝祸根。世祖可其奏，诏有司杀之。公出狱且行且歌。其歌曰：

昔年玃狁侵荆吴，恃其戎马恣攻屠。忠臣国士有何辜，举家骨肉遭芟锄。我宋堂堂大典谟，可怜零落蒙尘污。二君泛海不复都，天潢失散知有无。衣冠多士沉泥涂，齐民尽陷胡版图。我为忠烈大丈夫，诗书礼义圣贤徒。竭心罄志思匡扶，驱驰岭表万里途。如何天假此强胡，宗庙不辅丹心孤。英雄丧败气莫苏，痛哀故主双眸枯。今朝此地丧元颅，英魂直上升天衢。神光皎赫明金乌，遗恨不惜弃草芜。谁人酌奠致青刍，仰天长恨伸呜呼。

公至柴市，意气扬扬，颜色自若。观者万馀人。公问市人曰：孰为南向？或有指之者。（本传）公即向南再拜曰：我宋列圣在天之灵，愿俾天祥蚤生中原，遇圣明之主，当剿此胡，以伸今日之恨。乃索纸笔书二律云：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崧岳风雷变，气吐烟云草树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淡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顛顛形容似楚囚。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灵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

书毕，掷笔于地，谓监刑者曰：吾事已毕，心无怍矣。南向端坐待命。观者无不流涕。俄有诏止之，公已死矣。（元史）其日大风扬沙，天地昼晦，咫尺不辨。城门昼闭。南士留燕者，无不悲悼。或以酒肴酌奠。明日世祖临朝，抚髀叹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为吾用，一时轻信人言杀之。诚可惜也。

数日，欧阳夫人收其尸。面颜如生。（本传）观者无不骇异。是后连日阴晦，若失白昼。宫中皆秉烛而行，羣臣入朝亦爇炬前导。世祖大以为异。如此半月，适耆山张真人来朝，世祖召入禁廷，问其阴晦之由。真人对曰：此由陛下杀文丞相所致也。文公忠烈之志，感通天地，贯彻幽明。及其将死，不胜愤恨。故其恚怒之气充塞天壤间，蟠郁不散。以致日色无光，阴霾昏暗。世祖叹曰：吾亦悔杀此人。至今伤悼，噬脐无及。朕今以礼祭奠，赠谥厚爵，庶可解其幽明之恨。乃勅省院大臣各行祭礼，赠公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庐陵郡公。谥忠武。令金枢密院事王积翁书其神主。洒扫柴市，设坛以祀之。仍敕南北文武官员皆预于祭。丞相孛罗初行奠礼，倏然狂飙旋地而起，吹沙袞石，不能启目，卷其神主于云霄中。空中隐隐雷鸣，如恨怒之声。天色愈暗，众皆骇愕，莫知所措。真人诣诸公曰：文丞相留京七年，念念宋室，罔肯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赠谥若此，必戾其生前之志。故其英魂震怒，作此暴风，天地益为昏晦。可急易之。孛罗等从其言，改书在宋之官曰「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祭毕，天果开霁。举城之人咸曰：文丞相死犹不受赠谥，矧生而肯臣乎。初，有十义士收殡公于都城外，具牲醴酹奠之。祭文曰：

吁嗟乎，人之有生。孰有常存天地间而不死者哉。惟死得其所，是故无愧乎古史与今乘。魂气之升昭乎若九天之口口。口口口口。复乎若万口之口口，天口地口，云沉雾埋。青磷宵冷，玄猿晓哀。宰树翳白日，佳城閟苍苔。口口口之无不死者矣。若夫立扶天之事业，萝盖世之英才。忠烈光于汗简，义气烛于天台，是虽死犹不死之，宜乎公之蜚声振耀于八弦，充塞乎九垓，又乌论夫事之成败也耶！吁嗟文公，曩在宋季，负经济才，名魁多士。逮秉钧辅六尺之孤，遭国步艰难之际，忘其身家，殫其忠义。岂无扶危拯难之谋，奈何英雄失用武之地。倾覆流离，刀心无二。暨乎宋鼎移元，济济衣冠，或臣或溃。惟公窜身海岛之隅，唾手兴复之誓。呜呼，礪崖危困，二帝继崩，秀夫始葬于鱼腹，世杰终噬于长鲸。当此之时，宋祚绝矣，故臣将相百无二三矣。公俘于敌中，念念在君，始终一节，威武不能屈其志，富贵不能动其心。孟轲正所谓大丈夫者，非公而谁欤！呜呼文公，坦坦素履，炯炯丹衷，若明霞之绚晓日，如寒蟾之映秋空。翺翺孤骞之凤，矫矫人中之龙。堂堂大节，高出庸流之表；凛凛正气，浩然天地之间。山岳同其久远，日月与之往还。呜呼，惟公之生，生无其时，身无所安。惟公之死，死得其义，在人所难。光明俊伟之节，暄赫着于尘寰，千万斯年。忠臣义士仰公如北斗泰山。呜呼哀哉。尚飨。

宋进士袁镛忠义传

进士袁姓，讳镛，字天与。先世为洪都閼阅巨族。高宗南渡，有讳子诚者

，仕至临安府尹，兼大宗正司丞。扈跽至鄞，因而家焉。进士实府尹公之嫡孙也。自髫髻时崭然露头角于羣儿中，既长资仪魁伟，动止有则。潜心志学，博通经史。登咸淳辛未进士第。将受官，值严君捐馆，守制于家。尝与将作少监资中谢昌元、华文合直学士古汲赵孟傅相友善。时元兵南侵，宋境日蹙，三人焚香吁天，誓以死报国。德佑丙子，孟傅为沿海制置兼知四明府事，未几元兵压境，游骑哨掠者至西山资教寺。孟傅惶惧，袖手无策，乃谋诸僚佐。皆曰：进士袁镛负文武全才，有勇夺三军之志。盍俾御其师？孟傅急召公至，执手谓曰：今元兵入寇，游骑已及西山矣。公胆略过人，盍往覘其众寡，我率精锐随至。幸而获退，一郡生灵之福也。公毅然许行。乃单骑领救卒而往，果与元兵遇。元将呼曰：彼来何人，欲迎降耶？公厉声应曰：吾进士袁天与也。尔曹出兵无名，徒恃其戎马之众。古人称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必败。尔虜罔知仁义，肆其残暴，蹂践我郡邑，鱼肉我良民，不道之极矣。我宋垂统三百余年，列圣在天之灵，岂无昭报！今忠臣义士唾手奋志者，不知几千万人，勒王之师旦夕皆至。吾见尔曹匹马无归矣。言既，敌人大至，公遂被执。元将叱公拜跪，公正立对曰：吾为大宋进士，所学所行者惟忠孝之道。宁为珠碎，不为瓦全，此身可杀，此膝不可屈也。袁天与今日有死而已，岂可屈身于犬羊之羣而求苟活耶！言既瞑目端坐。敌人大怒，积薪焚之。公辞气愈厉，骂不绝口。既而烟焰大作，公恨怒之声，有如震雷。敌人大惊讶，皆向火再拜曰：进士公忠臣也，吾辈愚戇无知，悞公命矣。亦有举酒拜酹者。孟傅竟不出兵，乃以城降。是日值清明节，举家拜扫先塋，泛舟而回，闻公被难，擗踊号恸，投于水者十有七人。惟仲子泽民甫六岁，义仆沈某负而藏之。五日兵退乃还。其妾利其篋笥，复投于大水瓮中，义仆朱某援而出之，潜育于家，抚事甚谨。凡十有余年，泽民乃克成立，亦以才行为当时所敬慕。四世孙柳庄先生，讳珙，字廷玉。际遇天朝隆盛，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累荷圣恩，始终荣显。永乐庚寅冬寿终于家。讣闻，上深为悼惜，加赠少卿，遣中贵官祭于家，勅太子少师姚公广孝撰志铭，勒诸贞珉，传于千古。生荣死哀无以尚矣。贤嗣忠彻，以文学奋身，累官至尚宝司卿。子孙振振，皆聪明儒雅。一门衣冠诗礼之盛，亘古以来，盖亦鲜矣。岂非进士公忠烈余庆而致默相者乎。宋有天下三百余年，忠臣义士固不为少矣。如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李芾、赵昴发（疑应作赵卯发）、李廷（疑作庭）芝、苗再成诸君子，固皆捐身弃家以报国也。然皆登台省守大郡握兵权者，其于致身死节，乃职分之所当然。若进士袁公，虽名登黄甲，未尝受一命之寄，而与谢昌元赵孟傅誓以死徇国，其忠义胆出于天性。及为孟傅所卖，奋不顾身，以大义拒敌，宁死不屈，竟燎身于烈焰中。而妻妾男女悉投于洪涛之下。沈朱二仆抚养遗孤于危险之时。忠臣烈妇

孝子义仆，萃于一门，从古逮今几何人哉！至今二百余年，公之蜚声气像凛然如生，殆与日月同辉、泰华并其悠久也。是以遥遥华胄，子姓绵延，衣冠显荣，后先相望。天之报施于忠臣者，岂不章章然哉。鄙乎谢赵二子，为宋名臣，忘君悖义，忍心害理，虽苟禄于一身，遗百世名教之诮，后裔亦皆泯然无闻，岂非天地鬼神厌绝之欤？惜乎当时史氏失传，俾忠义之节弗能表裸于世，深可叹也。洪武初，四明名儒蒋伯尚、天台林公辅，尝疏公慷慨大略，国朝诸巨公咸为诗文题咏，春容大篇，珠辉玉灿，所以发潜德而振幽光者，可谓至矣。宣德初，新安王公永静，由栢台侍御擢守汉阳，以进士公传谏柳庄先生类编诗集示余，故详知其实。乃述公忠义本末，以补蒋林二先生缺略。执彤管者，尚有传于无穷矣。

蜀三忠傳

至正庚子，沔阳明正玉珍，承其伪主徐寿辉命，率众万余泝流寇蜀。时蜀中大饥，斗米直银十两，盗贼蠭起，民皆流离莫知攸往。玉珍知此，乃于江陵载米数百艘，乘风宵进。蜀民馁病丐食，不招而自来者日以万计，沿江城郭望风逃溃。兵至重庆，守臣开门迎降，不数月夔门顺庆皆陷。仍命其将新桥张等数人，分兵由陆路寇保宁潼川，自率精锐寇泸叙等府。舟贴嘉阳，行省平章朗革歹、右参政完者都、左参政赵资，率兵民二万据大佛寺以拒守。大佛寺者，与嘉阳隔江相对，其地山势险峻，前临蜀江，水湍迅急，舟不可泊。上可以守，下不可攻。以此三公恃为形胜之地，相拒数月，战各有胜负。玉珍潜令其养子明三等，率锐卒数千夜袭成都，由井研至隆州，伪作官军旗帖。先遣所俘者数十人，许以重赏，驰诣成都报曰：赵参政还省募兵。守城者闻赵君至，开门纳之。明三引兵径入省中。是时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亨出兵讨青巾贼，反为贼败，皆被执，城中窘迫。惟都事薛元礼署省事，守城者皆新募白徒。闻贼至，大惊奔溃，无一人敢拒敌者。明三掳三公妻孥，悉取其家资子女，大掠肆火而出，以舟载三公家属顺流而下。朗革歹妻谓舟中人曰：吾家祖宗三世受羊皮宣命，吾为平章夫人。今遭掳辱如此，他日何面见祖宗于地下也？乃抱金银一囊自沉于江。明三以完者都、赵资妻见玉珍。玉珍待之以礼，谓曰：夫人能招二参政来降，当裂蜀土，赠封王爵，须胜往时之富贵也。翌日两军会战，玉珍使人驱二公妻孥临阵。赵资妇容色艳丽，见者无不注目。携其子谐资曰：妾与锁儿被禽于此，明元帅待妾母子甚以礼。参政念结发之情，救妾母子之命。仍以玉珍之言说之。其子亦呼曰：父亲来降，救儿命也。否则儿死矣！言既号泣。两军观者无不泪下。资驻马执弓，厉声呼曰：痴妇人，不死何为。诘不见平章夫人乎！乃引弓发矢，中其胸殪之。复欲射其子，聚兵遮护获免。玉珍挥兵进战，新桥张等引步卒数千劫其后，官军大溃，坠崖堕水者不可胜计。三公单

骑奔隆州，被伏兵所执，推见玉珍。玉珍降帐相迓，待以上宾之礼，谓曰：今天下纷纭，元祚已终，公等所知也。岂一隅之兵所能支持？公等诚能相辅，应当尊以王爵，共享富贵于万年，岂不美乎？朗革歹曰：明玉珍，尔可谓不知其量者也。吾乃元朝懿亲，祖宗五世皆历台省；吾为宰相，坐镇全蜀。兹者不幸国运之衰，遭汝鼠辈扰乱，为汝所执，无面目以见天日。惟拚一死以报国恩耳，不必汝之喋喋也。赵资曰：吾为元朝举子，官至参政，不能为国家芟除盗贼，失陷城池，俾生灵受其荼毒，罪固不容诛戮，岂助尔而为盗乎！愿速死为幸耳。惟完者都仰首长吁而已。玉珍知其不可屈，乃拘于治平寺中，鲜其帷帐，丰其饮食，使所亲幸者日夕劝勉，譬说百端，终不允。玉珍谓其下曰：彼三人者，皆元朝勋旧，必不肯臣服于我，不若杀之绝其后患。明日召至朝廷，玉珍问曰：公等既不臣孤，果欲何愿？三共同声应曰：国破家亡，身何独存，但祈一死为快。余无所愿也。玉珍曰：尔曹不知天命，不识去就，徒以身膏草野，何益于时、何补于世乎？后世之人有好掉笔头者，不过曰某人不屈而死而已。赵资对曰：天命不可废，大节不可亏。与其偷生于时，孰若遗芳于后。吾辈与世辞，后贤自有淑慝之论，岂谓吾辈无益于时、无补于世哉？玉珍曰：孤待公等之礼至矣，而公等久不信服。当从所请。乃命并戮之于大十字街。三公欢然而去。及至市曹，北面再拜，端坐自如，瞑目待命。观者无不哀悼。王珍命有司收其尸，以俟礼葬之。口口先生作诗挽而哀之：

生存如寓死何伤，况受君思岂可忘。夫妇两口口口口，古今千载姓名香。
口口此日口口壤，芳口何时口口口。口口贫儒颠沛口，口口口口口口光。 右挽朗革歹平章

德化飒飒播益州，十年保障一朝休。仆姑殄妇情非薄，匕首亡身义已周。
死可流芳犹是寿，生而遗臭不胜羞。苍天虽远民彝在，泪洒西风恨未收。 右挽赵资左参政

羣凶乌合竞纷争，唾手兴师誓削平。胜负无常天不怨，英雄云丧事难成。
分符虽受专城任，独木难支大厦倾。千古忠臣良史传，煌煌气节凛如生。 右挽完者都右参政

赵生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虽妇人小子皆知其理之当然也。圣人知天命之不常，忧人伦之或废，故作春秋，明礼义以诏后世，所以崇节义而扶世道也。为人臣子，不幸非常之变，在朝者死官，守土者死于土，治军旅者死于行阵，奉使宣命者死于道途，皆其所也。故延得其所，则所欲有甚于生者焉。观蜀主三忠，慷慨不屈，蹈节守义，视死如归，诚可谓烈丈夫矣。其英魂义魄，至今与岷峨相为辉映，千万载不磨其美。呜呼伟哉，呜呼伟哉！

何忠节传

公讳忠，字廷臣。世为江陵着姓。厥考处士某，隐德弗耀，日以诗书义方训其子孙。公韶龀时，聪敏有志。既长，游郡庠，潜心经史。虽严寒盛暑，未尝略有少怠。由是德业日新，文学超众。永乐初，登进士第，拜监察御史。说言正色，有古贤之风。寻迁日南知州事，专以德礼导民，夷民信服。洪熙初，黎贼余孽乌合丑类，寇侵边境，逼围交趾之城。公谓藩镇诸公曰：今贼势猖獗若此，吾辈去天万里之遥。屯受困辱，何时获解？盍遣一才智之官，潜身出城，往请王师。幸而得至天京，六军之来，殄此丑夷，如泰山压卵耳。藩镇诸公曰：城中文武诸官，才智胆略，皆无出于足下右者。今兹请救，非足下不可也。公慨然应命，乃与知县张其姓者，夜锤出城，步走二百余里。被贼伏兵所执，搜检其衣，乃得请师奏章，缚之以归。公谓张曰：吾二人至贼营必死矣。张泣曰：相公何以处我？公曰：尔姑从权，暂屈于贼，贼必不杀汝。脱遇贼间，即遁归语诸公知之。吾若与尔共屈此膝，则辱大朝衣冠，万世耻矣。尔若同吾不屈，徒碎身于贼手，共为无名之鬼矣。乃口占一律曰：

万里边城受困时，腹中怀奏请王师。红尘失路关山远，白日悬心天地知。死向南荒应有日，生归北阙定无期。英魂不逐西风散，愿共天戈殄叛夷。（实事）

诗毕，谓张曰：尔记此诗，为藩镇诸公言之。遂至贼营。贼首喜曰：此何知州，我闻其名久矣。乃延公上座，具酒肴以宾礼待之。举酒酌公曰：公能相我，当与公同享富贵之乐。公大怒，啮地詈曰：臊狗奴，是何言也。曩者尔黎贼凶暴悖逆，残虐无辜。我圣朝伐其罪而吊其民，设藩镇臬司，掌治尔邦政令。置郡邑立学校，抚教尔邦夷民，俾尔等安其耕凿，遂其仰事俯育之道，知夫纲常之理，革其旧染污俗，为吾华夏之民，一视同仁之恩至矣。尔曹不思报効朝廷，反造逆天之罪。指日六师至讨，尔曹皆如齑粉矣。尚何富贵之乐哉！贼首笑曰：姑息怒饮洒。厉声呼曰：吾为进士，尝饮琼林宴之酒也。此犬彘之食，吾岂食焉。夺其杯掷之，正中虏面，流血盈颐。贼众大呼而进，公遂遇害。事闻，皇上深悼之，勅礼部致祭，旌麦其门，赐谥曰忠节。南平赵弼嘉公忠义，故录其事以贻后世。非惟死者闻之快于地下，将使后之为忠者知所以劝，而不忠者知所以愧。万一有补于世教也。仍以酒馔而祭之曰：

呜呼苍天，胡赋公以忠厚之德而不假公以期颐之年，胡畀公以经济之学而不位公以台鼎之权？殆犹飞黄有万里之健，弗获驰霜蹄于昆仑之巅；鹏鹗奋九霄之志，弗获举风翻于云漠之边。才志未伸，陆沉瘴烟。裂锦绣于犬豕之口，碎珠玉于蠢虏之拳。此余所以哀公之深，惜公之至，拊膺长太息也。虽然，死生有数，系于天而不可以力为；富贵有命，寓于时而不可以智取。惟能尽吾臣子之道，竭吾报国之心，俾节义英华着于海宇、耸如山岳，而与曩古忠臣

烈士，同载名于大地之间，其为荣也莫大矣。又乌论夫寿之遐夭、位之崇卑，功名之成败也哉？呜呼何公，凛凛正气，挺然不羣。少志古学，诘嘯道真。早擢巍科，蜚声着闻。其文章之雄富，如繁星之丽秋旻；其政事之卓越，如利器之解盘根。刚健若中流底柱，而不没以颓波；廉介若冰壶玉鉴，而不翳夫纤尘。其执法内台也，谏言正论，名重搢绅；其受民社之寄也，岂弟善政，惠爱斯民。惜乎天不假年，玉树摧倾。遗诗传于千古，芳誉播于九垓。圣朝忠节之旌，以副其实；太史直笔之书，以荣其名。愈远愈盛，愈久愈明。故为文以写灵襟之磊落，而舒英雄之气于杳冥。呜呼哀哉，尚享。

玉峯赵先生传

先生讳善瑛，字廷璋。八岁能诗，动止威仪如老成人，乡人称为神童。既长，从学于文江张君宝先生，明春秋诗礼，不乐仕进。教授于乡里，从游者常数百人。重庆路总管谢崇文累征同文书院山长，辞不就。至正庚子，遭天下乱，盗贼蠭起，蜀中大荒，斗米直银百两。加以疠疫，民死什八九，虽父子兄弟亦弗相顾。先生以医道盛行，颇有所蓄，乃收其宗族故人之孤寡者养之，皆得全活。故人戴仲章，渝之望族也，遭疫丧歿殆尽。厥妹赛娥，大有姿色，往时巨家求聘，仲章恶其鄙俗弗允，至是与邻宅数女丐于市，先生呼而抚之，及半载余，未尝至其居所。日用之需，惟遣僮仆馈遗。娥以先生妙年，丰仪清秀，且未娶，遂属意焉。间谓先生曰：妾家不幸丧亡，遭时饥馑，身无所依。苟非仁兄念亡兄同窗之情，妾之骨肉已葬饿犬之腹矣。今仁兄救妾于众殍之中，诚再生之父母也。将何以酬盛德。仁兄既乏主中馈者，妾虽鄙陋，愿侍巾栉，庶可以报兄恩之万一耳。先生曰：吾与汝家奕叶之故，汝兄与吾同门，义虽朋友，恩若兄弟。尔即吾之妹也，今既以兄呼我，岂有兄妹为夫妇乎？汝宜珍重厥躬，候时颇丰和，必求良配，不负汝之意也。娥感愧而谢。明年辛丑，时果熟，先生以娥聘士人鲍彦忠。其从娥数女，皆择良家子嫁之。荆人余志宗尝从先生游，因寄白金二百两、布帛千疋。游于滇南而卒，先生闵其母老子幼，躬至江陵访其家还之，荆人咸惊叹有古贤之风。至正癸卯，明氏僭位重庆，访求才德之士。先生隐于乐绩山中，号玉峯山人，黄冠野服，躬自耕播。伪夏主累遣使征辟，辞不就。洪武四年，天戈入蜀，削平僭伪。先生徙家成都，筑室锦江之滨，日以著述为娱。尝游青城山，济大江，暴风大作，舟中之人皆苍荒号泣，先生端坐自如。徐谕众曰：人之生死，关于天命。假使命尽今日，纵惧能生乎？孰若安之为愈。顷之，风浪果息，舟获达岸，人皆举手曰：此皆先生至诚所格也。自游玩名山归来，家事皆置而不问，日徜徉于云林烟水间。或抚琴，或赋诗。姑撮其一二附录于左：

锦里栖迟处，悠悠远俗器。地徧车马少，山近市城辽。松竹连溪径，藤萝

掩屋茅。闭门穷典籍，修业问刍豢。贫乏颜无怍，清闲志匪骄。放情频啸傲，处顺适逍遥。见小羞珪珣，忘机梦鹿蕉。安心神自逸，寡欲体无劳。雅遂思和靖，超凡慕子乔。白头宜此乐，青眼莫相嘲。种菊开三径，横琴咏九皋。黄庭舒永日，紫芋待终朝。守道居颜巷，嫌喧弃许瓢。省身循礼乐，养素混渔樵。完矣丰龕粝，恬然陋富饶。一心甘淡泊，五柳任萧条。谨过惟缄口，归休懒折腰。薄田多种秫，平阜广栽荞。鹅鸭游深沼，牛羊牧迳郊。芝兰香满砌，枸杞翠连坳。采药携轻莒，观莲泛小舸。穷经明至道，忘味喜闻韶。树密禽翔集，林幽昼寂寥。考盘时诵咏，得句自推敲。每笑弹长铗，常嗟助握苗。无心望鸿鹄，有志放鸕鷀。丘壑甘退隐，弓旗漫远招。瓦甌供腊茗，土簋荐溪毛。牧子吹羌笛，仙童品洞箫。南山曾采鳖，左手惯持螯。蹑屐登芳岭，观鱼坐石桥。泉声云外听，山色杖头挑。麋鹿为朋侣，松筠是故交。烟霞情浩浩，诗酒乐陶陶。宠厚都忘却，功名尽已抛。唐虞今在上，许我学由巢。

洪武丁丑夏四月二日，具衣冠端坐，作观化诗曰：

泉石烟霞八十春，虚名徒尔玷儒绅。岂无信义追前哲，亦有诗书启后人。用舍从天惟守分，进修谋道不忧贫。今逢万物自然理，含笑归元弃世尘。

诗毕，奄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八。所著陶真集、正谊藁，传于世云。

张绣衣阴德传

公名纯，字志忠。南郡衣冠巨族也。祖祢皆以积德行善著名于时。公甫总角，其动止威仪如老成者，乡邦前辈咸曰：此儿资质不凡，他日必为公辅之器，而有惠泽施于人也。永乐初登名黄甲，寻擢监察御史。立朝纠劾，则不避权要；详谳狱讼，则存宽恤之心。廷臣论绣衣廉能仁厚者，必以公为首称。宣德癸丑秋，丁内艰，守制于家。值荆湖南北诸郡皆旱暵，谷麦无收。虽弃产业，流移江陵丐食者，莫可胜数。时府庾储粟已竭，太守诸公无以为济。公读礼之暇，恻然叹曰：为士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今岁遇凶荒，反遭饥馑若此，吾虽在忧戚中，何忍坐视其患而不一救济乎！乃以己束银带及内人簪珥之饰，货米百斛，为糜粥以食之。饥民扶老携幼而来就食者，千有余人。公罄己资，弗克所济。躬诣荆之卫所挥使户侯之家，谕勉之曰：人生天地间，食君之禄，当体圣君之心为心，抚养兵民，如保赤子。苟视其饥寒而不知赍恤，非惟负朝廷委托之意，抑以失天地之仁心矣。诸将军锦衣王食，每宴会宾客，珍馐异味，品列盈案；丝竹前鸣，仆妾后侍，歌妓舞女侑饮左右，醉鲍终日，厌饫酒肴，视如刍狗。殊不知途丐者累日罄腹而不闻残羹余沥之气也。先儒有曰，仓廩实然后武备修。苟非民之耕播以供税赋，仓廩何由而实哉？将军俸禄虽曰朝廷所赐，亦皆斯民之供赋也。今而坐视殍死，斯岂仁人之心乎！倘肯捐一席之需，则可活百人之命矣。诸挥使户侯皆慨然悦从，或十石或

五石，指困助之。于是得米数百石，设巨釜十余于沙市街亭，觅人炊粥以食丐者。自春至夏，凡四月余，全活三千余人。其饿死无所归者，仍遣人瘞之于郊，不使暴露其尸。远道之人，闻公之名，识与不识，莫不举手加额而颂之曰：此古之仁人君子也。南平赵生乐道人之善，闻公阴德之厚如此，敬疏其实行以俟太史氏采录，续于为善阴鹭书云。

孙鸿胪传

公讳刚，字伯坚，世为临川人。自为童幼时，端重简默，举止不妄。其容仪清美如琼林玉树，见者无不爱之。洪武丙寅，领乡贡入成均。韦布时常得耆山道人所书符箓为戏。同里有何其姓者，至健讼，乡人目为何鵬，偶得公之戏符，时政严符水之禁，犯者重惩，何欲以此讼之。公托乡问齿德者解纷，何曰：伯坚欲得命，当大会宾客。能于众宾前啮吾履，吾还其符，恕其死。不然讼于官杀之矣。公闻，乃假楮币数十缗，设筵会宾，坐何于中堂，酌洒拜跪，礼容甚恭。何愈骄慢。酒半酣，举手谓众曰：今因诸公劝，吾赴此筵。向令伯坚啮吾履，今而酒将阑矣，不啮何耶？座客咸曰：伯坚设此席专以待公，求恕其咎。公胡不惜朋友之谊，坚欲辱人于此极乎？何怒曰：若不啮吾履，则此席徒设矣。言既怒骂而起。公即避席，趋前笑曰：昔韩信受辱于胯下，吾啮履何辱焉。乃匍匐啮之。众宾恚曰：君子不迫人以威，胡为如此？何笑曰：吾已慑服此生矣。始出公戏符焚之。翌日，诸宾诣公慰谢曰：足下被凶徒屈辱如此。公曰：诗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苟非何兄此屈，焉知戒谨恐惧也。乡耆皆曰：伯坚长者之量，他日名位事业，讵可涯涘哉。洪武戊辰，公赴京师，拜夏官主事，又三年，迁员外郎，寻擢四川薇垣参政。先是何其姓者已遘罪，与母妻流于蜀之万邑。公至其邑，邑令偕僚属参谒，公询知何窘乏至甚，乃偕淑人亲造其第访之。何闻，大惧而遁。公至其家，纳其母坐，夫妇展拜尽礼，慰劳再三，仍以白粲布帛酒肴之类厚遗之。何闻，与厥妻归，膝行进曰：某之罪不容贷矣，公不赐捶死万幸也。而复承厚惠，何以报德。叩头泣谢。公笑曰：乡兄何为见疑若此，吾岂效范睢之狭量哉？宜自珍爱，善待令堂。呼仆置酒共饮，尽欢而别。嘱邑令曰：此吾乡兄也，尔善遇之。何母子感愧，昕夕拜天祝公之寿。永乐初，擢山东臬司宪使。六年，除鸿胪寺卿。公三仕京官，两登方面，扬历中外四十年，忠勤廉慎之心始终如一。宣德元年卒于官，享寿七秩有二。三子皆读书儒雅，有父之风度。公之余庆，垂裕于无穷矣。

赵氏伯仲友义传

明威将军乌撒卫挥使赵公铭二子，长字孟开，次字孟明。伯仲虽云将子，皆敦尚儒术，博学能诗文。孟开本明威从子，明威为户侯时养以为嗣，与孟明甚相友爱，昼则同案而食，夜则同被而寝，未尝有斯须相离。其孝友之风

，当时士大大家未能或之先也。明威年将七旬，俾二子议袭其职。孟开谓其弟曰：吾侄也，出为嫡嗣，理当承荫，议欲何为。孟明曰：不然，父亲曩时已立兄为嗣，迄于今四十余年。公私之间皆以兄为长子，尊卑次序已定，如不欲袭，欲何人袭耶。孟开曰：不然，大人栉风冒雨，身经百战，以立勋业。遗于子孙，子承父业，古今常理。人有嫡子而侄承之，是悖理而乱常也。昔季康子以庶长夺嫡，春秋贬之。矧吾为从子。可乎？吾若蹈其辙，非但为伯夷之罪人，尤康子之罪人也。孟明曰：不然，人之所尊者君父之命，所重者天伦之谊。向日父命兄为长嗣，天伦之道已定矣。岂有违父命而戾天伦者，可生于世乎？弟若受荫，其失孝丧义之名固不敢逃，而兄违命之咎亦奚辞焉。兄言为伯夷之罪人，弟他日九泉之下，又何颜以覩叔齐乎？旬日议未决。孟开自思：吾若远去，弟不得已必承荫矣。乃遁于湖南。孟明曰：兄今远去而俾吾继职，是吾迫兄之遁。而私其禄也。亦遁于蜀。半载皆弗归。孟开以诗寄其弟曰：

尔我衷情似二难，无心轩冕只求闲。弟兄友义坚金石，父祖勋名重泰山。芳草梦回春苒苒，荆花香蔼鸟关关。椿萱久忆斑衣乐，好整琴书早早还。

孟明以诗答其兄曰：

自古名贤立志难，吾兄何事幕清闲。莫弹绿绮歌流水，且望白云返故山。垂手勇披金锁甲，奇功先着玉门关。他时事业铭彝鼎，早乘旌旄昼锦还。

是年冬，伯仲皆归。孟开仍以诗劝其弟曰：

归省连宵度雪关，每观明月忆清颜。百年友义推君尽，万里天涯媿我还。鹿梦久嗟蕉下化，豹文从阅管中斑。子承父业当加勉，好着功名宇宙间。

孟明步韵答其兄曰：

雁行两载隔山关，兄示佳章我厚颜。家世簪缨当代羨，江湖琴剑此时还。樽前每叹襟怀壮，镜里俄惊鬓发斑。万古天伦谁敢易，早希承荫五云间。

明威知二子让继不定，召责之曰：尔等不欲继吾之职，其意果何为耶？孟开泣曰：弟哲乃大人嫡嗣，理当承袭。儿何敢僭也。孟明曰：大人曩时立兄为长，今者一旦使儿荫袭，非惟致儿于不义，外人亦有偏爱之讥也。孟开自度不可辞，乃佯狂于途，不知其意者以为祟。明威召巫治之弗愈。次年偶以他疾卒于家。孟明悲恸甚切，备礼殡葬。服阙，明威喻曰：尔兄存，尔以我曾立彼为长，不忍越次受荫。尔兄今亡已三载矣，宜速治装诣京，代吾之职。孟明泣曰：仁者不以盛衰改其行，义者不以存亡易则其心。兄存儿则让之，兄亡儿则取之，是儿假仁义而吊虚名也。长子既没，长孙当继，天理彝伦之正。犹子赵颢有父之风烈，必克负荷。明威允之。颢既继禄，果能敦尚忠孝。当征岭表徭寇，累立战功。其文才武略播于远迹。由夫家传节义之风，有自来矣。

赵生曰：敦孝友者，人之至行也。慕富贵者，人之常情也。慕常情比比皆

是，敦至行者百无一二焉。今人同气之亲，争财利以相殴，小则兴讼挤倾，甚则自相焦肉，憾若寇讎，至老死而不释者，果独何心哉？观赵氏伯仲让千石之禄，而遗子孙百世忠义孝友之美，岂非夷齐求仁得仁之道乎！世之昆弟阅墙者，闻赵氏孝友之风而无兴起之志，诚马牛襟裾者也。

愚庄先生传

先生姓潘，讳文奎，字景昭，愚庄其号也。世为永嘉人，生而颖异，动止不凡。长游郡庠，克自勤励。其学以忠行为本。凡为文章，一以理胜。故其密而不隐，简而不肤。一时学者皆矜式之。洪武庚辰，登进士第，擢大行人。奉使朝鲜安南诸国，威仪文辞可象可畏，专对则其余事也。永乐初，擢知河南许州事，寻召还，改左春坊司直郎。未几朝廷遴选廷臣重厚堪任字牧者，升汉阳府别驾。志操益坚，惟以宽和简静为治，民率从化。宣德纪元，以纂修国史召至京，升福建右参议，俾为一馆领袖。自总裁以下咸礼敬之。事竣，赐金帛冠服甚厚。例当进级，先生喟然叹曰：四时之序，成功者去。矧吾年逾耳顺，衰惫日迫，胡为更鸣漏尽而不知止也。于是上章力辞致政。既得谢事，南还卜居郎官湖侧。暇则徜徉山水间，哦诗缀文以自适。太守新安王公偕同寅诸君子，日相亲与，识论性命道德之学、修己治人之道，或至夜分而寐。先生厌蹄轮往来，乃择晴川幽僻之处，置别墅以居之。客有问之曰：子生文献之邦，负经济之才。遭遇太平，掇危科，登显仕，职史馆。方当进阶而上，立功名、享富贵之时，胡为一旦辞方岳之贵，栖身于芦汀柳岸之间，与渔樵往来，甘于澹泊。果何乐欤？先生曰：此吾怡老之处，当如是也。且夫功名富贵，人孰无是心焉。在乎遂其志而已。苟弗达进退之机，岂为明哲也哉？是故好名而不知止者，其名必隳；好利而不知止者，其利必失。隳名者辱，失利者匮。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矧吾历仕四朝，扬历中外二十余载，足迹半天下，罄吾之忠，尽吾之职，行吾之道，不负吾幼学壮行之志矣。今荷圣朝僂老之恩，谢事投闲，正宜守吾之分，行吾之素，放情泉石，啸傲烟霞，以穷夫暮景之乐。又何必往来城市与碌碌者相逐哉？客以为名言。先生四秉文衡，皆全至公之道，故所甄拔者，皆真才实学之士，闻于当时。宣德乙卯秋，主广西文衡，彻棘之后，谓诸公曰：吾连宵梦朱衣吏数十人，策雄骑、摊大盖，来谓吾曰，上界重修白玉楼请君作记。吾且惊且喜而觉。不知此梦是何兆也？又三日，沐浴更衣，端坐而逝。维时太守诸公亦梦先生从西而还，接语之间，恍忽不知其所之。后数日，有司奉柩至，置位于东城之外。居民常见先生玄冠绯衣，乘白马，驺从甚都，往来城中，俨然如生。信乎先生平日光明正大，歿则为神，甚显应如是也。其平日所为诗文有关世教可传于后者，方锺梓以行。视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者，为何如哉。南平赵弼尝叨先生治下，故述其存歿之事，用垂不朽

云。

新繁胡大尹传

新繁大尹胡侯，名寿安，字克仁。世家新安，相传安定先生之后也。洪武庚辰秋，领荐乡闾入成均。历事天曹，筮仕河南信阳令，大着能声。寻调宰真定之获鹿，政声益着。未及再替，丁内艰。永乐甲午冬服阕，复宰新繁。视篆之初，首询民疫。事有不便于民者辄罢之，有益于民者皆举而行之。每岁春初自巡视乡村，劝民播种。遇见田亩之有荒芜，或垣屋之摧坏者，乃询其窘乏之由，必捐俸以资给。常以古灵先生教民之言谕乡耆里甲，俾知亲睦安分之道，率皆从化。侯性清俭，不乐奢靡，在官惟簔衣粝食如韦布士。尝眠一纸帐，自题句云：

紫丝步幃最奢华，卧雪眠云自一家。雪又不寒云又暖，扶持清梦到梅花。

侯雅淡之情，是可见矣。永乐乙未夏，数月不雨，田畴龟裂。侯斋沐罄志祷于神祠，二日，天果大雨，溪涧皆盈。民庶叹曰：非我宰公之诚，曷能致也。尝于后圃种芦菔数畦，使客往来者采之，以供盘飧。或以为馈遗之礼，浅量者讥笑之，呼为菜知县。其子从新安来省，两月烹二鸡而食，侯怒让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吾居官二十余年，常以奢侈口腹为戒，犹恐弗能全其始终之志。尔今好大嚼以饕餮，必不能继吾之志。他日习与性成，则为舖啜之徒，诟不为吾累乎。其子服训，亦甘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尝携妻子之任。或问曰：士之仕也，上则荣父母，下则荣妻子，此古今之常事也。子今只身之官，名固美矣，柰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见也。吾岂无糟糠之义而不念乎？尝于是思之烂熟耳。巨夫吾辈昔在贤关，读圣贤书，学圣贤道，讲论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砺名节，昔以操守为志？及夫登仕路，莅政施設，则青松改色，以耳目玩好声色之物丧其良心、败其身家者，比此焉耳。矧乎妇人小子之辈，其性犹水，一旦有以金珠锦绣摇目之物以蛊其心，彼必欺吾而窃取之。借使侥幸不露，吾去任后，人必詈笑曰，胡某言渭行泾，外佯廉而内实贪也。由是污名扬遐迹，非独遗臭于后，亦玷吾之祖宗矣。以是计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今故乡有先人所遗茅庐数椽，足以蔽风雨；薄田数十亩，足以供衍粥。吾妻子苟能勤力其中，又何有寒馁之患哉。时彭邑故令鲁其姓者，寡妻王氏，本戎家之女，年少而容艳，资产千计，常慕侯之才德，欲嫁之。乃恳所亲再三导意于侯，且矜其容色之妍、资装之厚，以讽侯意。侯曰：吾将五旬，未尝为失节之事。今若娶此失节之妇，受此不义之财，则吾亦为失节之人，行止扫地而尽矣。彼虽有西子之妍，季伦之富，吾奚用哉。尔善为我辞，弗劳垂意。言者大愧而退。戊戌春，侯将考绩，囊橐罄然，惟畜一马。欲售为程途费，马忽病，命医兽陈某治之，数日弗愈。其家人来报曰：汝妻昨宵死矣，待汝归来

方殓。陈闻哀恸良久，叹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复生？我宰公平日簔衣糲食，抚我民如子，未尝取我民半钱。吏不敢欺我，里甲无敢扰我，俾我民安于耕系，获遂养生送死之道，皆宰公之恩也。今兹赴京而马病若此，我若离去，马必危矣。宰公以何为路费乎？我宁负亡妻之义，不可负宰公之恩。乃遗书谕其子曰：尔当营治丧具，称家有无。日吉则窀穸，毋候我归也。君子闻之曰：是虽侯之德化所感，而陈某者，亦可谓知义之士矣。侯祖帐之日，繁邑之民遮泣于道者千数，虽妇人小子如悲亲戚。民以赆者皆却之。诗僧解定，素为侯所敬，乃以布帛数端、黄芦菔十枚，恳馈再四。侯雅复位，惟取芦菔一枚，余皆还之。耆民匡荣宗等，强留双靴以昭惠爱，至今存焉。

觉寿居士传

居士袁姓，字觉寿，遂宁人也。在童稚之时，即有乐善之志。既长，资貌奇古，德性颖悟。其善行夙修，酷奉释教，专以了心为务。平居恂恂，未尝以声利为念。闻高行上人，必往参侍。闻语法要，辄心领神会。壮年游咸阳，蚤行途中，拾白金百两，询其路人，知前行商人所遗也。居士乃负金追及商人，呼而还之。诸商皆感泣拜谢，欲分半以相酬，居士笑曰：四大假合，犹为弃物。矧虚财浮利，吾安用哉？毫厘不受而去。一旦超然有离俗之志，喟然叹曰：日月如跳丸，人生如朝露。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吾何久居火宅而为蜉蝣之类乎！于是弃家蹶躅入山修行，坚持苦行，不语三年。或有问曰：诸佛出世，皆以说法利生，覩诸经藏，何下千万之言。开悟后学，显扬宗旨。今居士默坐如偶人，果何意乎？居士答曰：无上正法，不可思议。直在心源之间，何用语言而辨也。昔者我佛如来，未尝言，亦未尝不言。今我未尝言，而未尝不言。道无隐显，法无定体，岂在语嘿乎？问者作礼而退，叹曰：居士得达摩之旨矣。厥后广福盐井枯竭，竈夫礼请恳祈，居士跏趺于井侧三日，醴泉涌出如故。当秋成之时，躬诣富室，化其米菽以济贫急之人。闽有竞讼者，则不惮远近为之解纷。乡里有疾厄者，不择疏戚贫贱而往救济。遐迹之人被其德者，不可枚举。永乐甲午春，遂宁数月不雨，田亩龟坼，民皆忧恚。居士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时雨弗降，谷无所收，民其迫矣。借使民饥而死，吾何安坐以视其患，斯岂仁者之心乎？当洗心竭诚，惟天是祷，或者有副蹶望。于是涓洁登广福山，设坛祈祷。不食一十四日，天果大雨。溪壑皆泛。成都东郭有张其姓者，商游于广福，居士见而谓曰：子宜亟归，不可久滞于此。张问其故，居士曰：子至家则自知矣。明日张行，居士饯于溪梁间，谓张曰：人生两间，如云气栖于山林耳。或去或来，理无一定。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终必有坏。所不坏者，一灵真性而已。子于临时，勿思勿想，勿怖勿忧，定性而行，必登正道。言既长揖而别。张不解其说，至家旬日，果以病卒。时人皆以居

士慧目先见也。居士尝语人曰：吾年八袞，自髫年至白首，未尝有贪嗔痴之心，无憎爱之别。平居乡井间，惧持禁戒，不蕴诸根，不染诸尘，不作诸业，去来无碍，生死无愧。吾至明年则荼毗此幻身矣。永乐乙亥秋，积薪于广福山，遍辞故人檀越，告以离世之日。至期乡民皆会，居士跏趺高座，告大众曰：法界性中，本来无物。一切诸佛，善恶因缘，轮回生死，皆在此心。若迷惑不悟，用心执着，即是遮蔽自己光明。云何解悟，若能透彻三昧，无相无形，无染无着，脱洒洒在于虚空。一尘不染，一毫不蕴，如水晶瓶，表里洞明。如摩尼珠，内外光耀。如舍利子，始终不坏。纵有所坏，皆是虚假。吾之真灵，自然常存，确然不动，净如莲花，皎如明月，丝毫不昧。汝等徒以土木妆绘金碧，长跪礼拜，口中喃喃，心中忽忽。以此为修，欲求成道，何异蒸沙为饭，煮泥作羹，毕竟难得。若求正法，只求自心。自心既明，万法归一。仍有偈十首，重为演说。汝等若能悟此，即登正觉。偈曰：

万法从来在性中，徧周沙界广无穷。一拳打觉尘劳梦，大海须弥总是空。跳丸光景急如梭，长笑轮师伎俩多。劣的撞开宗祖路，便将大棒打弥陀。无头无尾又无名，识破全无半两轻。撇下幻泡从我去，青天白日自分明。笑他一具臭皮囊，昼夜禅思坐木床。我是谁来谁是我，清风明月自堂堂。释迦老子说多般，临了和他入涅槃。惟有常存真实义，些儿放出海来宽。修福还从修道来，方知明镜本非台。空空更有真空处，不着人间半点埃。世尊法宝在灵山，十万八千道路难。只把念头存得正，西方便在刹罗间。本来面目好包藏，无影无形莫可量。识破这些关桩子，方知戒定不为香。般若波罗镇日看，浑如画饼要供殮。但知不二门中理，琴瑟无弦亦可弹。饭僧造寺有何功，都在如如一念中。悟得自家明了处，经声佛号耳边风。

宣偈毕，呼行童举火爇薪，奋身欲赴。乡民老稚悉挽其衣告曰：居士欲弃尘寰而归净土，是惟度一己而已。盍再留数年，宣演佛法，开悟愚迷，俾人人明心见性，则是度千百之众也。果若当其示寂，吾侪焉敢强留以悟归元之道。言既夺其炬蹂之，亦有窃其薪去者。居士笑曰：是吾尘缘未尽也。如来之旨无愿不从，昔吾拒之，是失如来之心印也。遂揖众而退，仍于广福修行。今九旬焉。

效颦集中卷

三贤傅

山东孔兪，宁可信，侨居于蜀。粗知书史。一日因商贩至左绵，早行甚久，道路偏僻，无旅舍假炊。行至日暮，未尝见一往来者。可信饥疲至甚，与其仆二人憩于道侧松阴下。忽一羽衣老叟杖藜而来，可信问曰：此间有旅店乎？叟笑曰：此林藪中安有旅店。可信曰：然则吾将何宿？叟曰：吾之弊庐去此

不远，亦可少驻从者。如不见鄙，幸为枉驾一顾。遂与之同行数里，又入一小径，乃有茆屋三间。四壁萧然，床榻俱无。可信席地而坐，因告叟曰：仆馁甚矣，敢求一饭。叟许诺入室，少焉捧白饭一盂、肉醢一盘而出。可信大喜过望，食毕问曰：敢问丈人尊姓字。叟笑曰：山林野老，岂有姓字。又问曰：令嗣几人？叟曰：家室尚无，焉有子也。因谈山林出产之物，既而复言历代隐居高洁之士。听其议论亹亹不倦，须臾至晚，童子数人秉烛从外而入，谓叟曰：三贤至矣。叟遽起邀迎。可信避侧室窥之。少焉三贤携手谈笑而入。一人紫袍金带，姿貌清伟。一人丰姿闲雅，绯衣幞头。一人庞眉皓发。深夜儒冠。从者数人罗列左右，侍立甚肃。可信骇怖。自念深山之中，焉有此金紫之人。是必神也。乃趋出迎拜。紫衣颐指可信曰：此何人？叟未及答，可信蹠而告曰：仆山东布韦，寓居锦里。因商贩于左绵，迷其故途，无所止宿。荷老丈见怜，邀款于此，获覩神官光霁，不胜欣幸。三人皆笑曰：是亦有缘者矣。叟谓可信曰：子不识三贤耶？紫袍者，司马公长卿也。绯袍者，王公子渊也。深衣者，扬公子云也。生大骇，皆拜礼毕。于是设席于地，三贤坐于上，叟与可信东西相对而坐。童子设酒肴蔬果于前，品馔精异，非人间所有。酒行数巡，叟举觞而嘱曰：今日之会，皆衣冠也，不可只作凡语，请各赋一律，自言其志。须用一难字为韵。诗不成者，则以巨觥浮之。长卿先吟曰：

题柱升仙墨未干，归来驷马簇金鞍。衔宣远檄巴夷服，作赋凌云汉主看。渴病已随天地老，英名遐着古今难。酒酣犹记临邛事，绿绮横来膝上弹。

次子渊吟曰：

笑挥五色玉琅玕，披露胸中一寸丹。圣主治隆良未易，贤臣辅道亦为难。碧鸡他日驰芳誉，金马何年设祭坛。惟有旧时双剑在，龙光夜射斗牛寒。

次子云吟曰：

居隐岷阳分自安，汉成累聘到金銮。承明待诏心终赤，天禄修书事已难。训纂雄文扬宇宙，太玄奥旨障波澜。凭君莫讶生前事，只把甘泉四赋看。

次羽衣老叟吟曰：

萧萧华发老黄冠，炼就身元九转丹。鳧舄乘风朝紫府，凤笙吹月下瑶坛。自知蓬岛修真易，谁信酆都出世难。说与傍人浑未识，荣华捻指梦邯郸。

可信素滥于吟作，沉思久之未成。叟谓曰：但能诵旧作亦可，何必刻意苦思而撰新也？可信因记马甫题墨池怀古一律，即吟曰：

涤尽玄香笔未干，草玄成藁字将漫。岂期寂寞终投合，却恨模棱不徙官。有论美新生可媿，无心背汉死何难。紫阳书法真良史，地下闻之瞻亦寒。（扬雄洗墨池在四川成都县前）

诸公闻之，皆相顾大笑，惟子云愀然不怿，目长卿怒曰：是皆尔曹蔑裂

，阴假彼而讥我也。长卿曰：吾辈与此生素昧平生，今宵邂逅于此，偶吟是诗。不知何人所作，安可归咎于我。可信见二公失和，避席告曰：仆樗栎之材，早失邯郸之步。今闻四公佳什，强欲效颦续貂，柰袜线之材，不足以为垂绅之用。窃诵马伯章之作以塞责，不意见怒于大贤也。子云怒曰：何物老马亦敢尔。长卿曰：伯章可谓有董狐之遗笔矣。子云愈怒，攘袂厉声曰：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今者讦人之短，子独无过举乎？长卿笑曰：吾布衣西行，题升仙桥柱云：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后果奉使回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先驱。尝着紫虚赋，武帝读而善之，杨得意荐吾，召见于建章宫。吾奏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逮今士林孰不景慕之。吾行止若此，有何愧哉？子云曰：子与临邛令王吉宴于富人卓王孙家，以绿绮琴弹凤求凰歌以挑其女，遂与夜奔。岂非刁奸之事乎？既至成都，家徒四壁，乃令厥妻当垆，子着犊鼻裤涤器于市，岂不肖酒家之臧获乎？既为文园令，贪文君之色以成肺证，焦渴而殒，岂智者之事乎？为事若此，乌得无咎。长卿笑曰：男女归室，人之大伦。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文君以知音而遇我，我以知音而娶之，夫妇之道，古今之常，奚足怪焉？曾子敝裘耕于鲁，梁鸿佣舂于人，至今以为贤。吾沽酒涤器，所谓素贫贱行乎贫贱也，胡为耻焉？颜子圣门高弟，三十而亡，岂德行不足而致是乎？由夫命数之有定耳。子所言咸小节之事。至夫失节之大者，则吾无愧也。请闻子之进止。子云曰：曩者吾隐居岷山之阳，成帝征吾待召承明之庭，吾奏甘泉河东长杨校猎四赋。以经莫大于易，吾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吾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苍颉，吾作训纂。箴莫善于虞，吾作九箴。赋莫深于离骚，吾作反骚。着文十余万言。其闲辞崇议，幽玄微妙，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千古之下，孰不一倡而三叹也。吾之文章显于后世若此，又何慊乎？长卿叹曰：吁，子徒执其末而未操其本也。夫文者，德之华，行之表也。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伪耳。且文者所以明乎道也，是故圣王出而扶世导民之经有所传，六经作而民生日用之道有所寓。自天地奠位，民物赋形，而充塞两间之用者，皆是道之寓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二帝三王之道焕然如日月之丽中天，于万世之后不可一日而无也。子着太玄以拟太易，中说以拟论语，尝如小儿敛容危坐，以效老成；拜伏跪起，以效宾主。其气象甚不侔矣。子之学无圣人万分之一，欲效圣人之作，犹小儿之效老成，不知其量之甚也。子于成帝之世，以奏赋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秀并列。哀帝之朝，又与董贤同官。莽贤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子三世不从官，乃作解嘲之文以自释。及莽篡逆，子乃阿媚苟谄，作法言，卒章盛称莽之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剧秦美新之文以颂莽。子欲以文章拟于六经，正犹蜣螂之丸置于夜光之楛，人见之必唾骂掷于履下也。且夫君子之学

，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苟失忠孝之道，万事瓦解，虽有文章之美，乌足道哉。子食汉禄三世，而一旦弃之如敝屣，鞠躬稽顙以事莽贼。向日所学圣人之道而安在耶？吾闻南山有兽，名曰猓然。其为物也，青目黑翅，众中有一长，他皆奉令。有急则同类相率而赴，众族而悲。虽杀之，无一逃避者，必偕死而后已。夫兽尚爱其类，而不忍贪生。矧为人臣，忘君父之恩而忍死乎？如是言之，则一猓然，子不逮矣。子云怒曰：吾历汉三世，不徙一官，莽拜吾大夫。其刘秀董贤之徒皆为大臣，莽诛之无遗类，惟吾以功名老死牖下。新室崇待之心亦至矣。长卿曰：诂不闻诸螿与蛩蛩駉駉乎？螿待（疑应作得）甘草，必啣以遗蛩蛩駉駉。二兽见人至，必负螿以走。二兽之心非爱螿也，为其甘草以食也。螿非爱二兽也，为其假足而走也。初莽谋篡汉，子颂其功德可比伊周。既篡，又作美新之文以骄其志。犹螿以甘草而遗蛩蛩駉也。莽拜子大夫，厚之以禄，犹蛩蛩駉假之以足也。何足齿哉！言既，子云面色如土，低首长叹，竟无一言。乃拂袖而起，叟勤留再三，终莫回意，不辞坐而趋出。二公独坐于上，叟命童子洗盥再酌。酒行数巡，已而银河渐没，星斗依稀，鸡声喔喔，东方白矣。二公辞谢而去。明日，可信告别，叟送出林藪之外，指示大路。可信再拜而别。至家数日，复访之，惟见荆棘丛丛，乃一荒凉之地。其茆屋老叟，皆不知所在矣。

锺离叟姬传

熙宁九年冬十月，荆公王安石以其子王雱死，悲恸甚切，力辞解机务。神宗亦厌其所为，乃以使相判江宁府。安石既退，欲居金陵，携其亲吏江居，偕僮仆数十人。驾舟由黄河泝流而往，嘱居等曰：凡于宿食之处有问吾为谁者，第言游客耳，慎勿泄吾名以骇民。脱有知吾者，必汝曹以要求之故泄之，吾咎汝曹弗货。居应曰：谨遵钧命。苟或途中有言相公者，仆辈何以处之？公曰：亦听其言之美恶也，言吾善者不可为悦，言吾恶者不可为怒。惟和色温言待之而已。众皆曰诺。翌日牵舟而行。凡二十余日，乃达锺离。公曰：此去金陵近矣，久居舟中，俾人情思郁郁。汝曹拏舟由瓜步维扬而来，吾与江居数子自陆路而去，访濠梁庄叟故宅，聊以豁吾怀抱也。于是舍舟登輿而进。行五十余里，居告曰：今日中矣，此有官舍可以止宿。公笑曰：向者叮瞩尔辈，勿令人知我。今若宿驿，正犹掩耳盗铃也。前寻村居之僻静者，吾将憩焉。促輿夫又行十里许，乃至一村。竹篱茅屋，柴扉昼掩。公喜曰：于此可宿矣。江居言于主人曰：某等游客，欲暂假馆舍一宿。一老叟扶策而出，言曰：官人不鄙荒陋，幸少息从者。乃延公入宅坐焉。公视垓壁间，有大书律诗二首云：

五叶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纷更。既言尧舜宜为法，当效伊周辅治平。排逐旧臣居散地，尽为新法悞苍生。翻思安乐窝中老，先识天津杜宇声。

文章谩说自天成，曲学偏邪识者轻。强辨鹑刑非直道，误渔鱼饵岂真情。奸谋已遂生前志，固执空遗死后名。自见亡儿阴受梏，始知天理报分明。

公阅毕，惨然不怿，谓叟曰：此诗何人所作？叟曰：往来游客书之，不知其姓名也。公俛首自思：辨鹑刑、渔鱼饵，二事人颇有知者；惟亡儿阴受梏事，吾妻尚不知，胡为书之于此？盖王雱死后，公尝见雱荷巨校如重囚，悲哀求救，故此诗言之，甚伤公心。因问叟曰：老丈年几何？叟曰：吾年八袞矣。令嗣几人？叟泣曰：四子俱亡，与老妻独居于此。公曰：四子何为皆亡？叟曰：十年以来，苦为新法所害。诸子应门，或歿于官，或丧于途。吾幸年耄，苟若少壮，死亦久矣。公曰：何为而若是耶？叟曰：官人视壁间诗当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为相，变易祖宗制度，专以聚歛为急，引用灭制小人。始立青苗法以虐吾农，继立保甲助役保马均输等法，纷纭不一。使者日迫于官，吏卒嗷号于门，民苦捶掠，弃产业携妻子而亡者日以数十。吾村百有余家，今存者止八九家矣。吾家男女一十有六，今存者止四矣。言既，悲不自胜。公亦为之改容，徐曰：新法所以便尔民，何为如此？叟曰：非便民，实为民害也。且以保甲上番法言之，民家每一丁教阅于场，又以一丁听夕供送，虽曰五日一教，其为保正者日聚于场，得赂则释之，否则拘之。以致农时皆废，多由冻馁而死。言既，问公曰：王安石今何在？公给曰：见相于朝，辅弼天子。叟唾地大骂曰：此等奸邪尚不诛夷，犹为相乎！朝廷奚为不相韩富司马范赵诸君子，而犹用此小人乎？左右胥视皆失色，江居叱叟曰：老人不可乱言，此语闻于王丞相，获罪非轻也。叟矍然而怒曰：吾年几九十，奚畏死哉！若见此奸臣，必手刃刳其心而食之，虽罪烹鼎镬亦无憾矣。吏卒皆吐舌缩项，罔知所为。公容色大变，振衣而起，谓江居曰：日色尚早，可兼行数程。乃与叟别。叟笑曰：老拙詈王安石，何预官人事，而乃遽去此乎？公俛首不答，登舆急去。又及十余里，至一村庄，门外茆屋数间。公曰：姑宿于此。乃命江居言于主人。一老姬弊衣蓬首，贸贸而出，指草舍曰：此中洁净可宿。公降舆入室，视牕间亦有诗二律云：

初知鄞邑未升时，伪行虚名众所推。苏老辨奸先有识，吕丞劾奏已前知。斥除贤正专威柄，引进轻浮起祸基。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安石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生已沾名銜气豪，死犹虚伪惑儿曹。既无好语遗吴国，却有浮辞诳叶涛。四野逃亡空白屋，千年瞋恨说青苗。想因过此加亲见，一夜愁添鬓雪毛。

公阅之大不乐，因自念曰：彼叟村中题之如此，此姬村中又书如此。其后律次联，尤不解其意。言吴国者非吾妻乎？叶涛者非吾友乎？欲去，天色已暮，乃磬折凭牕而坐。其愁容可掬。少焉老姬偕二婢携豕直至门外，泻于木器中

，呼其豕曰：啰啰，王安石来食也。一婢呼鸡曰：粥粥，（音祝，呼鸡声）王安石来食也。江居与左右僮仆皆大惊吁，公愈不乐。因问姬曰：老姬奚为呼豕鸡之名如此？姬曰：官人不知耶？王安石者，今之丞相也。自彼执政以来，立新法以扰民。妾家妇女三人，亦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矣，差徭如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已假客之丝钱矣。麻未临机，已贷客之布钱矣。桑麻弗遂攸用，畜犬豕雏鸭以售之。吏胥里保旦暮而来，征迫役钱。或烹食之，或生取之。第得一视而已。故此间民庶咸呼犬豕雏鸭为王安石者，欲似其人加异类也。公闻，面色如土。江居叱姬退。公长吁叹曰：呜呼，吾以新法为民利，焉知民怨恨若此。乃和衣偃卧，不能成寐。拊膺顿足，私自愤曰：吾为天下怨恶，皆惠卿误我也。吞声而泣。比及天曙，须发尽白，两目皆肿，从者观公之容无不惊异，知公忧恚之所致也。乃促装起行，江居叩舆告曰：相公施美政于天下，愚民无知，顾以为怨。今宵惟宿置邮中，不可再止村舍。恐鄙俚之徒，又有渎于钧颜也。公不言，颌之而已。良久，至一邮亭，公命早炊。下舛升亭而坐。壁间亦有三绝云：

祖宗制度至详明，百载黔黎乐太平。白眼无端偏固执，纷纷变乱拂人情。
（李承之以安石眼多白，似王敦）

富韩司马总孤忠，恳谏良言耳过风。只把惠卿心腹待，不知杀羿是逢蒙。

高谈道德口悬河，变法谁知有许多。他日命衰时败彼，人非鬼责奈愁何。

公阅毕，艷然曰：何物狂夫，谤吾若此。傍一老卒应曰：非但此邮亭有此诗，处处皆有题也。公怒曰：斯言何为而作？驿卒曰：因王安石立新往以害民，所以民恨于骨髓。近闻安石辞相判江陵府，必经此路。常有村氓数百持白梃伺其来。公曰：伺其来，欲拜谒乎？卒笑曰：讎怨之人，奚拜谒焉。特欲杀而噉之耳。公大骇，不俟炊熟，趣驾并程而去。至金陆，忧恚成疾。三日不食，昏闷极矣。语其妻吴国夫人曰：夫妇之情偶合耳，不须他念，强为善而已。时叶涛问疾，执涛手曰：君聪明，宜博读佛书，慎勿徒劳作世间言语。安石生来多枉费力，作闲文字。深自悔责。吴国勉之曰：君未宜出此言。公曰：生死无常，吾恐时至不能发言，故今叙此耳。〔本传实录〕因思向日老姬村中，既无好语遗吴国、却有浮辞诳叶涛之句，抚髀叹曰：事皆前定，岂偶然哉。书其句者，非鬼即神也。不然，何以知吾未来偶耳之事耶？吾为神鬼谗让如此，焉能久于世乎？又一月，公疾革，谵言，见人辄自詈曰：我上负于君，下负于民，罪固不容诛也。九泉之下，何面目见唐子方诸公乎。言既呕血数升而死。时元丰七年夏四月也。

酆都报厅录

至正辛卯春正月，渝州士人李文胜氏，好贤乐善，博学能文。尤重玄元之

教。尝因母病，遥吁北阴酆都大帝，许玉皇本行经千部，祈母病痊。既而母愈，乃备香烛躬诣酆都山玉真观诵之。至上元夜，漏下二鼓，忽覩彩云氤氲从空而下，仙鹤数百翔舞交集，少焉仙乐琳琅，麾盖罗列，鸾车三乘至殿中矣。文胜乃俯伏在地不敢仰视。良久，一神官谓曰：书生顿首平身。文胜如其教。乃见殿中坐者，一人面如满月，身长丈余。云冠霞帔，玉佩琼瑯。东坐一神，长髯赤面，幞头绯袍。西坐一神，姿仪清丽，锦袍金带。左右列神吏百人，各执黑簿。题曰：汉征和二年未完之事。阶下列狱卒百余，有牛首马面长喙夜叉，各执铁挝铜杖，其形猛恶可怖。中座者曰：吾乃北阴酆都大帝，今奉天勅磨勘前代善恶之事。汝李生既为孝子，尤能持诵玉经，善人君子也。可屏息西隅，勿得妄动。李再拜如旨。乃见一绿衣吏引四人至前。二人者，一衣朝服，血流满面；一年少者，项系长带，桎梏二囚在后。吏指前二人启曰：此汉武戾太子，被江充诬以巫蛊自经。此汉景帝御史大夫晁错，被袁盎以私怨谮杀。皆死无辜。今历数十代，事犹未完，伏望判遣。言既，四人俯伏阶下。太子顿首泣告曰：儿忝储嗣，不幸遭邪谬之徒，假称神巫，以左道诬惑。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因此妬忌恚恨，更扞告讐，以为呪咀。此逆虜江充，前乱赵肃王父子，与卫氏有隙，造奸饰诈，陷儿于巫蛊。迫蹙窘急，进弗获见父皇以伸枉，退则困于乱贼，衔冤无告。不得已，捕充斩之。自度不免，乃经而死。至今久堕幽阴，罔伸怨愤之气。伏冀哀矜，为儿明判。言毕大恸。晁错诉曰：臣为汉臣，以尊天子弱诸侯为志。吴人招纳亡叛，谋乱之情非一日矣。臣患其强大，久不可制。故请削夺其地，以尊京师，为汉家万世之利。此佞臣袁盎，素与臣不善，进谗言于天子，以臣擅撻诸侯，削夺其地。使斩臣发使赦七国，复其故地，兵可不血刃而罢。天子信其诡言，诛臣于陈市。其后七国俱叛，几危社稷。臣以忠贞而受大戮，盎以矫诬食禄，老死牖下。臣何辜焉。盎方欲启口答错，帝君叱曰：尔勿妄言。事举世共知，邓仆射之言是证也。

判曰：为臣以忠贞为本，修己以信义为先。非忠贞何以事君，非信义焉能处世。忠贞既丧，五常之道冰消；信义已亡，百行之良瓦解。今照逆虜江充，悖主私亡，讐人阴事，既乱赵肃王之父子，又谋汉武帝之储君。虽见世已妥族诛，在冥曹尤当重咎。再照谗臣袁盎，因怀私怨，故害忠良。快一时忿恚之心，致千截幽阴之恨。舌锋虽利，难逃业镜之明；声誉谩荣，岂免轮回之苦。冤冤相报，世世相寻。今当了此寇讎，莫遣再三缠对。依女青之断决，仰主者以施行。

判毕，呼曰：太子汝于某处某公卿家生为豕嫡，受其荫爵。江充生汝家为奴，受鞭笞四十年。后仍以罪诛之。又呼曰：晁智囊，尔曩时以术数之说幸于二帝，为天子家令，不以尧舜周孔之道为教，乃用申商之学峭直刻深以导景帝

。俾帝为刻薄之事，亦不得为无罪也。今汝与盎偕生于某处为子，仍同游官。后汝以计谋杀之，偿汝昔年之怨。汝亦至三十三而早卒，以酬曩者不以正道辅君之报。言毕，盎呼宛不止，顿首诉曰：臣昔在汉廷，尝有直谏，补益良多。如周勃就国，人告其反，臣独明其无罪。天子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坂，臣谏止之。又若引却慎夫人以别尊卑之序。此皆臣忠直之道也。帝君笑曰：尔之此事吾岂不知。犯颜谏争，乃臣子之当为。至若淮南迁蜀而死，天子闻尺布斗粟之谣，辄食甚哀。汝乃不以骨肉之意动其情，反陈阿谀之言以解上悲。斯为汝之忠直乎？且夫上天之道，好善恶恶。罪之重者，莫大于杀无辜。业之极者，莫深于不忠孝。汝与晁错素不相善，欺诳天子，以诡计僇之。邓公所谓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俾天子为此事，罪可轻恕乎？叱狱卒曳之而去。又一吏引二十余人至前，告曰：此汉外戚吕史窦梁四家。或擅权谋害公卿，或进毒以弑人主。伏望明断。帝君曰：吕禄吕产曩恃其姑之势，专权国事，欲谋作乱。事未成而族减矣。其叛逆之心，不容轻恕。呼狱卒各榜铁杖百下。送于轮回，俾世世生为夷狄。此史高尝与宦者弘恭石显陷死萧望之，又石显以京房谏帝罹毁弃市，隔绝周堪以病瘖死，诬张猛以见杀。又髡陈咸朱云为城旦，以他事论死苏建。其罪深重，难为轻决。呼神卒榜铁挝三百，骨节皆碎。

判曰：通外戚者，宜谦退以保身。为寺人者，当忠勤而事主。苟为非分，必乱家邦。曩者许史恃戚畹以放恣，其恭显依宫闈而越分。欺枉仁慈之主，潜谋忠义之臣。虽阳世免于刑诛，于阴境还须业报。为之妾，为之奴，定年数以相偿。受彼烹，受彼啖，满愆尤而完备。依斯照应，星火施行。

判毕呼曰：萧太傅汝生于某处某官家。生为嫡冢，长袭其秩。史高弘恭生某家为女子，后皆与汝为妾。三十年后，忤汝之意，史则捶死，弘恭则杀之。京房周堪张猛陈咸朱云苏建等皆生于公卿家为子，仍为友契，石显生于某处为羊豕者十次。尔诸卿因相会宴，屠而食之。判毕，叱狱卒缚束而去。又一吏引十余人至前启曰：此王商王章冯野王郑崇王嘉翟义，皆汉之良臣也。被贼臣王凤王莽等圆陷，或榜死狱中，或呕血而毙。惟莽弑平帝，谋篡汉室，其罪至重。又若杜钦谷永张禹孔光刘歆董贤等，皆汉廷大臣，为天子所重，而反阿谀苟容，酿成王莽篡位之事。其罪亦非轻也。伏望明判，以警将来。帝君呼狱卒各榜三百，缚于铜柱，以沸油浇之。

判曰：乾坤定位，明天地之尊卑；人鬼殊途，别阴阳之造化。既有吉凶消长之理，岂无善恶报应之机。罪自躬为，业由心造。今观凤莽等，内托肺腑之亲，外任股肱之重，以用狗续貂之末，为攀龙附凤之隆。欺寡凌孤，妬害忠良之士；匿情饰诈，专行党恶之非。藉阿谀张孔之言，称功德比伊周之盛。既忝受三台之位，又僭承九锡之荣，进椒觞以鸩至尊，作金藤〔疑应作滕〕而欺黎

庶。擅移炎祚，伪号国新。恃其诈慝之情，陋小汉家之制。罪盈怨积，天怒神嗔。真人兴于白水之村，历数应于赤符之讖。图云台之忠烈，鼓英勇以临城；随斗柄之渠魁，犹狂言而待僇。斩头切舌，挫万段尚有余辜；焚骨扬灰，经千载犹遗恚恨。大书文判，昭示幽明。

帝君曰：王凤贼杀王章等，合受七世畜生之报。俾章等食其肉。王莽弑君篡位，生遭诛夷，仍为水族之类。三百年后，生夷狄为女人身。其张禹孔光杜钦谷永刘歆董贤六子，皆称儒者，名为贤良直谏，志以学古通经，而为当时称仰，却乃假托经术，缘饰古义，以售奸邪，以济阿谀。如是之徒，上不忠于君，下无泽于民，依凭取禄以苟富贵，酿成王氏之逆。其罪不在凤莽之下。合受飞禽三世之报。俾为绶雉，吐虚锦、耀虚文于山林之下，遭飞鹰走犬之噬。言毕，叱吏卒引出。皆号泣而去。帝君偕左右二神俱起，门外轩车来迓。三君乘驾浮空而去。久之不知所在。文胜后弃家为道士，修炼于酆都山。元末，明武入蜀僭号，不知所终。

续东牕事犯传

锦城士人胡生名迪，性志倜傥，涉猎经书，好善恶恶，出于天性。一日自酌小轩之中，饮至半酣，启囊探书而读。偶得秦桧东牕传，观未竟，不觉赫然大怒，气涌如山。掷书于地，拍案高吟曰：

长脚邪臣长舌妻，〔按秦桧传：桧布衣尝与同窗数人戏于牕下，偶一异人至，问诸生曰：此长脚者何人？他日虽贵，其奸邪残忍必为国家之患，诸公亦有受其害者。故学中呼秦长脚云。〕忍将忠孝苦谋夷。〔为杀岳飞父子也〕天曹默默缘无报，地府冥冥定有私。黄合主和千载恨，〔言桧为相，专主和也〕青衣行酒两君悲。〔徽宗钦宗北狩，金人以二帝为庶人，使着青衣行酒，如晋怀愍者〕愚生若得阎罗做，剥此奸回万劫皮。

朗吟数遍，已而就寝。俄见皂衣二人，至前揖曰：阎君命仆等相召。君宜速行。生尚醉，不知阎君为谁，问曰：阎君何人？吾素昧平生，今而见召何也？皂衣笑曰：君至则知，不劳详问。强挽生行。及十余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如深秋之时。前有城郭，而居人亦稠密，往来贸易者如市廛之状。既而入城，则有殿宇峥嵘，朱门高敞，题曰曜灵之府。门外守者甚严。皂衣者令一人为伴，一人入白之，少焉出曰：阎君召子。生大骇愕，罔知所以，乃趋入门。殿上王者袞衣冕旒，类人间祠庙中绘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绿袍皂履，高幘广带，各执文簿。阶下侍立五十余众，有牛首马面，长喙朱发者，狰狞可畏。生稽顙阶下，王问曰：子胡迪耶？生曰：然。王怒曰：子为儒流，读书习礼，何为怨天怒地，谤鬼侮神乎？生答曰：贱子后进之流，蚤习先圣先贤之道，安贫守分，循理修身。未尝敢怨天尤人，而矧乃侮神谤鬼也。王曰：然则

天曹默默缘无报、地府冥冥定有私之句，孰为之耶？生方悟为怒秦桧之作，再拜谢曰：贱子酒酣，罔能持性。偶读奸臣之传，致吟忿憾之诗。颺望神君，特垂宽宥。王呼吏以纸笔令生供款，让曰：尔好掉笔头，议论古今人之臧否。若所供有理，则增寿放还。脱辞意舛讹，则送风刀之狱也。生谢过再四，援笔而供曰：

伏以混沌未分，亦无生而无死；阴阳既判，方有鬼以有神。为桑门传因果之经，知地狱设轮回之报。善者福而恶者祸，理所当然；直之升而屈之沉，亦非谬矣。盖贤愚之异类，若幽显之殊途，是乎不得其平则鸣；匪沽名而吊誉，敢忘非法不道之戒。故罹罪以招愆，出于自然，本乎天性。切念某幼读父书，蚤有功名之志；长承师训，惭无经纬之才。非惟弄月管之毫，拟欲插天门之翼。每夙兴而夜寐，常穷理以修身，读孔圣之微言，思举直而措枉；观王珪之确论，想激浊以扬清。立忠贞欲效松筠，肯衰老甘同蒲柳？天高地厚，深知半世之行藏；日居月诸，洞见一心之妙用。惟尊贤而似宝，第见恶以如讎。每怜岳飞父子之冤，欲追求而死净；暨覩秦桧夫妻之恶，便欲得而生吞。因东牕赞擒虎之言，致北狩失回銮之望，伤忠臣被屠刘而残灭，恨贼子受棺椁以全终。天道无知，神明安在？俾奸回生于有幸，令贤哲死于无辜。谤鬼侮神，岂比滑稽之士；好贤恶佞，实非迂阔之儒。是皆至正之心，焉有偏私之意。饮三杯之狂药，赋八句之鄙吟。虽冒大聪，诚为小过。斯言至矣，惟神鉴之。

王览毕笑曰：腐儒倔强乃耳。虽然，好善恶恶，固君子之所尚也。至夫若得阎罗做，其毁孰甚焉。汝若为阎罗，将吾置于何地？生曰：昔者韩擒虎云：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又寇莱公江丞相亦尝为是任，明载简册班班可考。以此征之，冥君皆世间正人君子之为也。仆固不敢希韩寇江三公之万一，而公正之心，颇有三公之毫末耳。王曰：若然，冥官有代，而旧者何之？生曰：新者既临，旧官必生人道而为王公大人矣。王顾左右曰：此人所言深有玄理。惟其狂直若此，苟不令见之，恐终不信善恶之报，而视幽明之道如风声水月，无所忌惮矣。即呼绿衣吏以一白简书云：右仰普掠狱冥官即启狴牢，领此儒生徧视泉扃报应，毋得违错。既而吏引生之西廊，过殿后三里许，有石垣高数仞，以生铁为门，题曰普掠之狱。吏叩门呼之，少焉夜叉数辈突出，如有擒生之状。吏叱曰：此儒生也，无罪，阎君令视善恶之报。以白简示之。夜叉谢生曰：吾辈以为罪鬼入狱，不知公为书生也，幸勿见怪。乃启关揖生而入。其中广袤五十余里，日光惨淡，冷风萧然。四维门牌皆榜名额，东曰风雷之狱，南曰火车之狱，西曰金刚之狱，北曰溟泠之狱。男女荷铁枷者千余人。又至一小门，则见男子二十余人，皆被发裸体，以巨钉钉其手足于铁床之上，项荷铁枷，举身皆刀杖痕，脓血腥秽不可近。傍一妇人裳而无衣，罩于铁笼中，一夜叉

以沸汤浇之。绿衣吏指下者三人谓生曰：此秦桧父子与万俟卨，此妇人即桧之妻王氏也。其它数人乃章惇蔡京父子、王黼朱勔耿南仲吴玠莫俦范琼丁大全贾似道，偕其同奸党恶之徒。王遣吾施阴刑，令君观之。即呼鬼卒五十余众，驱桧等至风雷之狱，缚于铜柱。一卒以鞭扣其环，即有风刀乱至，透刺其身，桧等体如筛底。良久，震雷一声，击其身如齏粉，血流凝地。少焉恶风盘旋，吹其骨肉，复为人形。吏谓生曰：此震击者阴雷也，吹者业风也。又呼狱卒驱至金刚之狱，缚桧等于铁床之上，牛头者长哨数声，黑风飘扬，飞戈冲突，碎其肢体。久之吏呵曰：已矣。牛头复哨一声。黑风乃止，飞戈亦息。又驱至火车之狱，一夜又以铁挝驱桧等登车，以巨扇拂之。车运如飞，烈焰大作，且焚且碾，顷刻皆为煨烬。狱卒以水洒之，复成人形。又至溟泠之狱，夜叉以长矛贯桧等沉于寒冰中，霜刃乱斫，骨肉皆碎。良久以铁钩挽而出之。仍驱于旧所，以钉钉手足于铜柱，用沸油淋之。饥则食以铁丸，渴则饮以铜汁。吏曰：此曹凡三日则徧历诸狱，受诸苦楚。三年之后，变为牛羊犬豕，生于凡世，使人烹剥而食其肉。其妻亦为牝豕，与人育雏，食人不洁。亦不免刃烹之苦。今此众已为畜类于世五十余次矣。生问曰：其罪有限乎？吏曰：万劫而无已，岂有限焉。复引至西北一铁门，题曰奸回之狱。荷桎梏百余人举身插刃，浑若猬形。上有铁鸟十余如鸱鸦之状，往来啄其面背，下有毒蛇啮其身足，血流盈地。有巨犬三五食之。生曰：此曹何人？吏历历指示生曰：前梏者汉之张汤窦宪梁冀董卓彭宠及十常侍也，次则三国时锺会孙綝、晋之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南北时沈攸之侯景孔范尔朱荣、隋之杨素杨玄感宇文述也。又次则唐之李林甫卢杞史思明安禄山李希烈李辅国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宋之吕惠卿黄潜善苗傅韩侂胄也。曩者贵为将相列卿，妬害忠良，欺枉人主，浊乱海内。今受此报，历万劫而不原也。复至东壁，男女以千数，皆裸身跣足，或烹剥刳心，或挫烧舂磨，哀痛之声彻闻数里。吏曰：是皆在生为官为吏，贪污虐民，不孝于亲，不友兄弟，悖负师长，奸淫背夫，为盗为贼，不仁不义者，皆受此报。生见之大喜，叹曰：今日始出吾不平之气也。吏笑携生之手偕出，仍至曜灵殿。再拜叩首，谢曰：可谓天地无私，鬼神明察，善恶不能逃其责也。王曰：尔既见之，心已坦然。更烦为吾作一判文，以梟秦桧父子夫妻之过。即命吏以纸笔给之。生辞谢弗获，为之判曰：

尝谓轩辕得六相而助理万机，则神明应至；虞舜有五臣以揆持百事，而内外平成。苟非怀经天纬地之才，曷敢受调鼎持衡之任？今照奸臣秦桧，斗筲之器，闾阎小人，虽居宰辅之名，实乃匹夫之辈。麀头鼠目，伺主意以逢迎；羊质虎皮，阿邪情而谄谀。岂有论道经邦之志，全无扶危拯溺之心。久占都堂，怀奸谋而肆为僭分；闭塞贤路，固宠渥而妬忌贤良。残伤犹剽掠之徒，贪鄙

胜穿窬之盗。既忝职居师保，而叨任处公台，惟知黄合之荣华，罔竭赤心之左右。欺君枉上，擅行予夺之权；嫉善妬能，专起窜诛之典。奸宄逾其莽操，凶顽尤胜斯高。以梟獍为心，蝎蛇成性。忠臣义士，尽陷于罗网之中；贼子乱臣，咸置于岩廊之上。视本朝如弊甑，通敌国若宗亲。鸱鹰啄架臂之人，猘犬吠豨牢之主。奸心迷暗，受诡胡兀朮之私盟；凶行荒残，害贤将岳飞之正命。悍妻王氏，不言豹隐而言放虎之难；愚子秦燿，只顾狼贪不顾回鸾之幸。一家同情而稔恶，万氏共怒以含冤。虽侥幸免乎阳诛，其业报还教阴受。数其罪状，书千张茧纸不能尽其详；察此愆非，历万劫畜生不足偿其责。合行榜示，幽显通知。

生呈藁上，王览之大喜，赞曰：说正之士也。生因告曰：奸回受报，仆已目击，信不诬矣。其它忠臣义士在于何所？愿希一见，以释鄙怀。不胜感幸。王俛首而思，良久乃曰：诸公皆生人中为王公大人，享受天禄三十余次矣。寿满天年，仍还原所。子既求见，吾请躬导之。于是登舆而前，俾从者舁生于后。行五里许，但见琼楼玉殿，碧瓦参差，朱牌金字，题曰忠贤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数百，皆衣紫绡之衣，悬丹霞玉佩，执彩幢绛节，持羽葆花旌。云气缤纷，天花飞舞，鸾啸凤唱，仙乐铿锵。异香馥郁，袭人不散。殿上坐者万余人，皆冠通天之冠，衣云锦之裳，蹑珠霓之履，玉珂琼佩，光彩射人。绛绡玉女五百余人，或执五明之扇，或捧八宝之盃，圜侍左右。见王至，悉降阶迎迓。宾主礼毕，分东西而坐。彩女数人，执玛瑙之壶，捧玻璃之盃，荐龙睛之果，倾凤髓之茶，世罕闻见。茶既毕，王乃道生所见之故，命生致拜。诸公皆答之尽礼，同声赞曰：先生可谓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矣。乃具席命生坐于右，生谦退再三，不敢当宾礼。王曰：诸公以子斯文，故待之厚。何用苦辞？生乃揖谢而坐。王谓生曰：座上皆历代忠良之臣、节义之士，在阳则流芳百世，身逝则阴享天恩。每遇明君治世，则生为王侯将相，黼黻朝廷，功施社稷，以辅雍熙之治也。言既，命朱衣二吏送生还，谓曰：子生寿七十有二，今复延一纪，食肉跃马五十一年。生大悦，再拜而谢。及辞诸公而出，行十余里，天色渐明。朱衣指谓生曰：日出处即汝家也。生挽二吏衣，延归谢之。二吏坚却不允。再三挽留，不觉失手而仆。即展臂而寤，时漏下五鼓矣。

铁面先生传

蜀郡士人韩德原，以文学著名于时。其崖岸高古，不丽流俗。乡人多惮之。导江富室吴本彦闻其名，以礼延聘，俾教诸子。德原携琴书以往，从游者至数百人。德原以师道自任，虽隆寒盛暑，必衣冠肃坐，指授皆有师法。经年间，弟子未尝见其启齿。学者称为铁面先生。至正癸巳六月，乡民杨义博等数家羣牛牧于野，被暴雷震死，阖境骇愕，观者旁午。德原亦往视之，叹曰：悲夫

，牛畜类也，何罪而至是乎？乃作吊牛文以哀之。其辞曰：

呜呼乌犍，奚业奚愆？生为畜类，劳莫可言。晨曳犁于南亩，暮带耜于西阡。农获斗升之粟，身遭千百之鞭。复野荒凉，啮水草于山溪之际；孤村牢落，卧风霜于古树之边。闻松声而心兴觳觫，困泥涸而意在留连。焦尾欲脱，厚领俱穿。苦疮痍之溃腐，被蝇蚋以嚼煎。百顷垦开，谁颇嗟其势力；千斯充仞，谁归美于丰年。安有待桃林之班特，更无赏牡丹之绮筵。且夫吴矜喘月，晋患蹊日，纵火之齐单数杰，扣角之宁戚称贤。王济侈探心之啖，口周善口口之言。留犊还民者，时寥寥而见矣；问喘于路者，世落落寡闻焉。呜呼乌犍，生极其劳，死复堪怜。逮衰老羸瘠，多口口而弃捐。解于庖下之刃，售夫屠估之钱。骨角切磋，或制弧而制矢；筋革挑剥，或为鼓以为弦。彼苍孔昭，胡亦不然。呜呼乌犍，有功于世，无恶于人，既曰天生，为太牢而荐祀；常歆帝享，非小物以因循。神明有灵，胡为弗矜，乃震殒于荒野，而增窘于贫民？人牛俱冤，怨恚莫伸，惟小子狂愚之俦，以管蠡谰语之陈。矧夫雷霆霹雳，实乃神霄号令。非若口口口口口，亦藉风云之相应。若夫屏翳颺颺，飞扬林谷之间；发色怒号，簸荡尘沙之起。列缺掣火鞭于九霄，黑虬吐琼珠于百里。阿香车动，歛火鼓鸣，龙蛇因而起蛰，草木藉以生萌。隐隐震时，翻江海而鲸鳄俱遁；轰轰击处，摧山岳而鬼魅咸惊。故庶女呼天，俾齐台而坼塌；因忠良被枉，将汉寝以颓倾。孰云阴阳之相薄，实为造化之感诚。此余所以敬其实也。忆夫历代奸回，累世凶恶，因阿谀而致显荣，肆残忍而干美爵，或妬贤嫉能，阴挤忠烈之士；或欺孤凌寡，忍负人君之托。纵其鬼蜮之邪，送彼豺狼之虐。亦有终身享轩冕之荣，至死逃鈇钺之斲。雷霆竟无诛殛之威，神鬼弗行疢疵之疴。此余所以非其妄也。呜呼，天道好还，丝毫不错，以斯事而验之，诚可怪而可噓。阴阳造化，如捕风捉影之虚无；善恶吉凶，犹炊石蒸沙之寂寞。作恶者愈富贵而奢华，积善者顾贫穷而落魄。尤以此而征之，余言匪云过也。牛无罪而震亡，故寓辞以哀也。

乃以楮币焚此文于震牛所。少焉云气晦暝，若失白昼。第见灶祠前电光闪烁，奋雷从地而起，久复开霁。祠壁间朱书雷篆二十八字。其死牛二十八头脊间，雷火燎毛数寸，各有朱书姓名，人不可识，或言伏龙观道士吴碧松能辨雷篆，众往请碧松观之，乃一绝云：

善恶幽冥皆有报，雷霆诛击岂无由。唐朝奸佞诸残贼，十世韩卢七世牛。其各牛背字书云：

许敬宗 武三思 来俊臣 周 兴 侯思止 李林甫 杨国忠 卢 杞
朱 滔 朱 泚 姚令言 李师道 李希烈 安禄山 史思明 尹子琦 合狐
潮 韩 建 崔 胤 崔昭纬 柳 灿 王行瑜 朱 政 王守澄 仇士良

杨复恭 田令孜 元 载

蓬莱先生传

先生林姓，字孟章，古渝人也。卖仪修伟，负才使气，以豪侠自任。尝谓人曰：今之士大夫，或颇挟才艺，而貌多不陋。其它不过冠玉而已。若吾之才貌，可谓表里相称。虽当方面、登台省，有何忝焉？又大言曰：大丈夫既无千锺之禄，惟当日饮千锺之酒。借使不及三杰之功名，亦可効八达之放逸。讵可郁郁甘于齏盐，而为守钱之虏哉。尝筑轩居，颜曰小蓬莱，因号蓬莱先生。自题诗云：

清风一榻小蓬莱，日饮流霞数百杯。醉后舞嫌天地窄，浩歌嘹亮响天台。

自是家酝既熟，必招交游者饮之，期醉乃止。闲则于经书诗词中摘其微句以为酒令，第遇筵宴，必举而行之。继室邢氏妙年，颇有姿色，以林嗜饮太过，谏曰：君终日酩酊，非摄生之道。恐沉湎至甚，或成艰疾，将若之何？林笑曰：非汝妇人所知也。岂不闻谪仙歌曰：古来贤达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吾获与刘伶毕卓之徒游于地下足矣。后果成疾，年余弗瘥。一日，友人夏公子数辈问疾，慰曰：先生贵恙将勿药乎。林叹曰：吾采薪之忧已在膏肓，就木必矣。众骇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有阴德者必享其乐，宜自开怀，善加调摄以享期颐也。林曰：人生五十不为夭。吾将六旬，死何憾焉。第以一事焦于心耳。众问其故。不言者良久。再三叩之，林忽变色，指其妻谓曰：诸君无目乎？吾逝世之后，观此尤物之容，不逾月而必适人矣。言既，俛首太息。众复开慰再三，揖别而去。邢泣进曰：妾侍巾栉二十余年，先生犹不知妾心，出此绝义之言乎？纵先生有不讳，妾岂不能效共姜令女之志乎。胡为奸妾之甚也。林恚曰：吾平昔耽于曲蘖，游于醉乡，观汝怨恨之心形于声色。非衣食不汝足，抑非珠翠无汝饰，而致是也？良由枕衾之乐，弗克遂尔之情耳。吾窀穸后，若择所从，必如嫪毐而后称汝之心矣。幽冥之中，无鬼神则已，如其有神，吾必复取厥良，俾汝孀居终身，愁死于孤枕也。言既，长吁而卒。邢哀毁殊甚，具衣衾棺槨之礼而葬之。逮一月余，邢偶染疾，延医者蒋允思诊视。时允思先已丧偶三月，林病革，已怀觊觎之心矣。闻邢请，即盛服往视之。胗脉良久，乃声嗟气叹而谓邢曰：今者六脉沉细，由夫七情感伤，愁怨郁结于心耳。苟不速开怀抱而尽绸缪之乐，必有属纆之忧。深可吁也。且夫人生两间，青春难得，白发易生。不趁时而追欢，徒含悲而衰老。昔文君之知音，尚有相如之私奔；易安之才学，亦有汝舟之再适。佳人未至不惑之年，何苦毁伤怀抱，顛頫形容，甘为林下之尘？纵有贞节之名，谁为书之？邢起而谢曰：君之药言，诚中妾肺腑之疾。敢不听训。即呼侍女春兰置酒肴于窗下，与允思对案而酌。杯觞酬酢，极其欢谑。时窗外有秋千架，允思指谓邢曰：佳人可尽兴于此

，极其劳倦，夜则寐矣。不然，春宵漏永，岂无展转反侧之叹乎。邢曰：妾新遭从子之戚，敢为秋千之戏。是盖春兰偕邻家幼女戏为耳。酒至半酣，允思口占满庭芳一阕以劝邢饮。其词曰：

燕燕双飞，莺莺对啜。韶华正是三阳。风轻云淡，花卉竞芬芳。对此融和好景，乍教人孤守兰房。红楼上，佳人才子，弦管醉壶觞。想共姜令女，河间南子，总是亡羊。最堪嗟两鬓容易星霜。愿作朝云暮雨，枕帟中听夕徜徉。欢娱事，趁时消遣，切莫负春光。

邢大笑。举杯饮毕，命春兰易巨觥满酌，自制好事近一阕，以酬允思云。其词曰：

春色正融和，帘卷闲庭人静。自觉朱颜憔悴，羞对菱花镜。落花无数恼愁肠，愈益风流病。既谢东君雅意，愿效孤鸾并。

允思大喜，踞而罄饮，敛手告曰：切念小子，内焉失助，中馈乏人。既承金石之言，何用冰人之请。非惟贱子断弦再续，抑且佳人破镜重圆。俾桃李逢春，又是一番之新庆；庶鸾凤叶吉，永为百世之于飞。事岂偶然，皆由前定。言既，拜伏于地。邢扶之起曰：妾既许诺，必无食言。今日曛矣，欲留君于此，恐闻者有钻穴踰墙之讥，非惟有玷于妾，抑且污君之清德也。君请暂归，仍假斧柯之道，以将筐篚之仪，卜其星期，成其合卺，俾名正言顺，又何畏傍人之多喙哉。允思拜辞而去。翌日，遣媒妁导意，纳聘娶之。时林纔丧三十有八日矣。邢既归允思，鱼水之情，极其娱乐，非林所可儼也。及十月余，邢有梦熊之喜。一日，允思临直，邢独寝于室，忽闻门外剥啄之声。启扉视之，见林俨然衣冠若平昔，趋入。即挽邢袂谓曰：枕席之娱足乎。邢大骇，罔知所为。拜而泣曰：先生捐馆后，妾度日艰难，衣领无所得，故弃志忍辱于此。实惭负天地，柰何。林厉声曰：汝勿长舌。岂不闻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汝今获遂娄猪艾豕之情，必恨吾死晚矣。言毕，坐于卧榻，谓邢曰：矮郎安在？邢曰：今宵临直，宿于府斋也。林从容谓邢曰：吾为汝夫，汝为吾妇。二十一年之恩爱，顿尔分离；百千万种之风流，难期再会。虽死生之有阻，痛继嗣以无人。苦泪徒倾，欢情永诀。乌飞兔走，俄惊草木长孤坟；凤舞鸾鸣，岂料雨云生别径。今朝欢爱，浑如锦上添花；旧日因缘，宛似水中摸月。已见熊罴入梦，行看老蚌生珠。仍有短吟，聊为一贺。诗云：

昔年笑我老籬籵，雨意云情不遂渠。今日既求鸾凤友，如何又伴一侏儒。

[允思身短小，故云]

邢泣曰：妾念先生之心，肝肠寸断。今者不幸饥寒所迫，失身于人。先生柰何出此言，以妾为河间之比也？林笑曰：汝之口思，而心未尝思也。有酒吾可饮，不必以矫饰之辞，徒增吾之伤感耳。邢命酒饮之，林连饮数觞，拊髀吟

曰：

昔日和谐鼓瑟琴，朱弦中断两伤心。月明独卧麒麟冢，夜永谁娱翡翠衾。于佑漫传红叶句，文君已负白头吟。平生豪气冲牛斗，羞对斜阳洒泪襟。

诗毕，谓邢曰：吾往矣。汝善事新人，宜尽其欢。第恐乐极忧生，仍不免于牢落也。言既，拂袖而出。邢大惊梦觉，毛发皆竦，举身流汗，神思弗宁。明日，允思归，邢以其事告之。允思曰：此魍魎之类假名为妖，不足征也。慎勿介意。又两月余，允思染疾，七日始汗，少瘥。其夕邢临产弗能免，举家惊惶。允思力疾扶持，次夕始生一子。允思虽释怀而疾劳复大作矣。其夜士人文友诚，梦林至其第，谓曰：文君别来无恙乎。文忘其死，即延入堂，宾主而坐。谈论逾时，文因设酒肴待焉。饮至半酣，林忽长叹曰：吾不能遗青史之名，反有戴绿巾之污。悠悠苍天，胡为致此。言既泣下沾巾，乃索纸笔书一律，以儗文云：

十载豪名播蜀州，功名未遂此身休。乾坤老矣杯中月，风景凄然笛里秋。漫有故园当北郭，更无清兴到南楼。不堪两眼英雄泪，洒作长江锦水流。

文惊曰：先生往日以英迈之名，播诸遐迩。今何出此卑下之言，而叹伤感若此？与平昔大不侔矣。林正色作气曰：子吾故人，犹不知吾家未亡人之事耶。曩者蒋允思尝立吾馆下，既以医业，又为忘年之交。不忆弃芝兰之化，违胶漆之情，吾观化未及二旬，乃作有狐绥绥之态。以风月之词，而诱雨云之兴。弃人伦之道，背师友之恩。借使吾家尤物不良，亦当念久要之盟也。吾已诉于冥司，今宵特来追取此子。言既，怀中出文状一幅与文视之。其状云：

伏以先生施教，有传经授业之恩；朋友辅仁，结寄子托妻之义。实五伦之大理，诚万世之常彝。既无心丧三年之情，当守圣训四箴之戒。人而无耻，反是不思。今某悖师之道，负友之情。始怀周默之心，已起陈相之意，弦歌在耳，宁忘绛帐之音；风月动情，便改青松之色。不念担簦负笈之志，却为抱布贸丝之形。雉坛之誓尚闻，鸡黍之期安在。生时义重，尝为师傅之称；死未骨寒，忍作姨夫之唤。氓蚩蚩而可恶，友切切以无闻。虽然此日宜其室，乐其家，得其所哉；不忆他年博以文，约以礼，是以致也。稔愆实重、于理难容。苟不诉于阴司，诚遗羞于阳世。抑以愆背师之弟子，尤当戒心兽之交朋。大家同入鬼门关，连袂共辞人世路。云收雨散，永拜离鸳颈交媾之欢；乐极忧生，也来受马鬣凄凉之苦。衷情已诉，主者施行。

文看毕，劝解再三。林愈怒，掣手而去。文大骇梦觉，急以纸笔记其言。翌日遣人于蒋宅视之，而允思已于五更死矣。

效顰集下卷

青城隐者记

华阳士人李有，字若无。涉猎书史，工于诗词，而乐山水之趣。一日，引一家僮，负琴创，携酒肴，游于青城山。观其峯峦磅礴，秀拔天表，叹玩不足。时值仲春，羣芳竞艳，百卉争妍，燕语莺啼，樵歌牧唱。生喜而言曰：山水之佳，足以洗尘俗之胸襟，开幽栖之怀抱。吾当于此饱烟霞而饫风月矣。乃坐松阴之下，横焦尾之琴，鼓猗兰之操。命童子具酒肴，坐盘石之上，自歌自酌。久而半酣，乃拂袖而起，家僮后随，散步缓行。因其景物牵情，不能自己，而乃乘兴登崇岗，度邃壑，迨十里余。回首视之，第见淡烟荒草，林木森然，忘其归路矣。正疑虑间，忽闻林外语声，趋往问之。见一老叟，庞眉皓发，衣冠甚伟，左手扶筇，右携一儿，行于溪侧。生揖而进曰：仆李姓名有，世居华阳。因闻福地清幽胜妙，故游览于此。覩景忘情，不觉失其归路。日色将曛，进退无所。冀丈人不以鄙弃，愿假一宿，幸垂金诺。叟曰：吾居此岁久，未尝见一外人。此间山穷水尽之处，子既不以老夫侧微之辱，幸为枉驾一顾耳。生大悦，随叟行，及五里许，则见云寒翠嶂，烟锁琪林。岩桧铺青，泉声漱玉。真若神仙之境。复转一径，则川平地广，茆屋参差，鸡犬声喧，桑麻掩映，居有百余家。叟延生入宅，叙宾主礼毕，揖生上坐，以瓦甌献茶，味甚香美。生起而问曰：敢问丈人尊族出于何氏，何年栖迟于此？愿聆其详。叟曰：山林野夫，焉有姓字。僭呼青城隐者。孟蜀广政中，叨受太常典礼，后因宋遣王全斌下蜀，吾携妻子避兵于此。其诸比邻亦皆同时来者也。初于此处披榛诛茆，创立居第，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男婚女嫁，已见云仍。但见梅开菊绽，寒暑往来，不知是何年、是何代也。生大骇谓曰：宋自太祖下蜀，历至徽钦二帝，遭金肤之寇，中原失守，高宗南渡中兴。历孝光宁理度五君，至幼主德佑二年。归于大元，来祚已终。元自世祖至顺宗，天命归于圣朝，国号大明，四海混同，万方一轨。今临洪武庚戌万年之岁也。叟曰：审如此，宋至元，元至今几何年欤？生曰：宋太祖建隆庚申开基，传一十六帝，至幼主德佑乙亥，凡三百一十六年。鼎移于元，元自世祖中统庚申平一，传一十帝，至顺宗至正丁未凡九十三年。归命大明，至今四百一十四年矣。叟垂泣叹曰：吾归山野，不知年华遒迈，已过三朝矣。忆曩时之事犹昨日。静言思之，良可伤感。生因请问孟蜀兴废之故。叟具述曰：后唐明宗长兴四年二月，以孟知祥为蜀王。至闵帝应顺元年，知祥称帝，建元明德。以赵季良为司空平章事。是年四月，唐潞王从珂立，改元清泰。七月知祥卒，其子仁赞立，更名昶。晋天福三年改元广政。宋太祖干德三年正月，遣王全斌等下蜀，昶降，与其母李氏至大梁，封昶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兼中书令。数日卒，追封楚王。昶卒，其母不哭，举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贪生至今日，吾所以不忍死者，为汝在也。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敷日亦卒。计孟氏据蜀二世，凡四十一年而亡。言

既，垂泪而言曰：吾居山林，第闻猿啼虎啸之声。今日获聆吾子隼永之论，使人怀抱豁然。已而天暮，生乃就宿。明日烹鸡置酒，与生对酌，因呼一姬出见。谓曰：此老荆布也，曩为孟氏宫人，后主所赐。迨今尚记宫壶之事。酒行数巡，叟自制醉蓬莱一阕以侑觞。其词曰：

忆兔走乌飞，龙争虎战，许多时候。走狗良弓，尽忘生桃鬲，被甲朝眠，衔枚夜进。万死功成就，地老天荒，英雄安在。惟有青山依旧。退隐林泉，竹篱茅舍，木枕藤床，自甘卑陋。面麦雕胡，蕤蕤连云茂。女织男耕，桑麻满圃，不用青蚨售。洒酿松花，羹烹葵菽，自歌还自寿。

歌罢，媪与生谈蜀后主之妃张太华花萼夫人，颜色才思，极其详细。乃言广政初，后主与太华同辇游青城山，宿九天丈人观中，月余不返。李廷珪谏曰：大梁之人窥国衅久矣，陛下遨游累旬，不思社稷之重，臣恐一旦剑门有警，将何以扞御？且青城山乃九天丈人之福地也，今陛下久驻鸾舆，嫔姬数百居宿于此，岂无秽渎？虽云醮祀祈福，实为招谴。主不听。又数日雷雨大作，若失白昼，主大骇怖，急呼道士诵经祷祈。而太华已被震殒矣。主及嫔御之人无不哀悼，乃以红锦龙褥裹其尸，瘞于观前白杨树下。翌日急趣回鸾，悲痛无已。复数年，炼师李若冲，因晚霁闲步观侧，忽见白杨树下一美人，翠眉雪肌，仙姿窈窕。吟曰：

一别鸾舆今几年，白杨风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宠，泪滴衣襟损翠钿。

诗毕，放声而泣。若冲问曰：子人耶鬼耶，何事至此？美人敛衽而前，再拜曰：妾蜀主之妃张太华也。因陪大家游此，宿于琳宫，被雷震而死。迨今魂滞幽阴，未获出离。伏望炼师哀怜，乞赐荐拔，俾早出冥辽。妾当结草。若冲曰：今年秋中元令节，吾设黄篆大斋。既知汝名，吾当为汝奠长生金简，诵生神王章，以此功德度汝往生。美人闻之，再拜而谢，倏然不见。至期，若冲果依前盟。醮毕，夜梦美人谢曰：妾荷炼师荐悼之恩，已受生于人世矣。壁间鄙句一绝，幸希电览。明日若冲视之，果有黄土书一绝云：

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随金简出幽冥。蒙师荐拔恩非浅，领得生神九卷经。

主闻之，厚赐若冲。是后惟花萼夫人宠冠后宫，乃营重光殿、太虚合、会真宫、凌波亭，皆用金玉翠珠为饰，玛瑙为阶，光彩耀日。宫嫔五千人皆妙年绝色，无过三旬者。后主自制词章，教之歌舞。花萼夫人亦赋宫词百首，皆纪其宫中富贵之景。又曰：向使后主不极奢靡，不荒游宴。尊贤用能，时使薄敛。纵然宋之兵甲精强，未必王全斌以五万众六十六日而能取全蜀之地也。盖由当时兵民已困，财力已殫。人多含怨，欲其速亡耳。言既，叟叹曰：姑置旧事，且开怀饮酒。乃呼童子洗爵再酌。至夜分，生大醉而寝。明日告归。叟赋七言歌一篇以饯生行。其歌曰：

成都八月秋风起，烂漫芙蓉照江水。红芳万树夺春容，锦绣连城四十里。重光宝殿会真宫，金碧嵯峨霄汉中。凤管紫箫吹翠合，龙涎香篆腾珠栊。百官班退烟云晓，妹姬接驾争妍姣。非惟御宴罗八珍，便器犹能妆七宝。〔孟咏以七宝饰便器〕神仙境界青城山，美人同辇遥跻攀。岂忆阿香轰霹雳，可怜荒草埋花颜。遨游累岁无时歇，宋已兴师恶人说。一朝舆棹诣军门，降卒三千尽流血。蹇余幸得归林泉，女有桑麻男有田，自甘淡泊老丘壑，岂希名像图凌烟。乌飞兔走光阴速，白日同年俱白骨。翻思故主恩遇隆，谩对斜阳拊膺哭。栖迟此地足优游，花开叶落知春秋。烟霞态度琴三弄，风月襟怀酒一瓯。荷君不弃临蓬荜，蓬荜生辉意何极。莫嫌村酒味茅柴，尽我薄情须饮醑。〔“皿”上“必”。音密，尽也〕明日送君雪涧滨。我行绿野君红尘。若到人间如遇问，彷彿上古无怀民。

叟遂送生出于谷口，再拜而别。至家数日，忆叟必非常人，乃具酒肴，寻旧路访焉。至则荆棘丛丛，不可复得。但见苍崖翠壁，白石青松，老树生风，寒猿长啸而已。生惆怅久之，无聊而归。因追思世事，乃有泉石烟霞之志，遂弃家入青城山修道，不知所终。

两教辨

至正庚午，蓬溪士人韦正理，以访亲至潼川，道经乐志。时日将暮，仆马饥罢，乃假宿于路侧村舍。食毕将就寝，忽闻钟磬琅然。正理自思：此间必有禅刹。起而视之，乃见前村灯火交辉，语笑諠哗，如讲问之状。正理行至其处，有一僧堂，东坐一老僧，阔额高准，面颜如铁，彷彿僧寺中所塑罗汉之像。西坐一道人，须眉皓然，纶巾鹤氅。左右列行童数人。前陈朱案，排列异果珍羞，皆非人间所有者。正理曰：此必僧道讲堂也。乃炷香礼拜，傍二童子问曰：足下何人，何事至此？正理对曰：某蓬溪人，因访旧从潼川回，寓宿于此。偶闻仙梵之音。辄敢僭登胜地。伏望慈悲，乞赐少立，以听法音，开悟迷暗。上座者颌之。少焉，老僧谓道人曰：若论正道，释教为正，道教为邪。道人曰：若言正理，道教为正，释教为邪。老僧大言曰：我佛如来开八万四千清净法门，除八万四千烦恼障碍，有求皆请，无愿不从。所以演五千四十八之贝多，谈无量无边之奥义，俾见闻者明心悟性，不为尘俗所缠。了此一心，顿抛四大，广发愿力，普度羣迷，接引众生，同登彼岸。岂比尔道者之言，拘拘乎养此幻躯，惟求生久视，作漏世之精也耶？昔者我佛如来广行方便，亲疎无等，恩怨相平，无人无我。其量弘愿重，是以众生不化而信，不治而服，巍巍荡荡，不可得而名也。尔教别其贤愚，分其上下，是何隘而不广乎？以此论之，岂非释为正，道为邪乎。道人鼓掌大笑曰：鄙哉斯言，独不颜厚乎！姑舍其它，先以正大之理裁之。老子與佛，孰生于中国，孰产于夷狄？今乃夷狄之人

为正，反以中国之人为邪欤？孟轲氏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且夫佛者夷狄之神，与吾中国本非同气，其心不知先王人伦之道，其口不谈先王仁义之言，其身不衣先王礼法之服，髡首袒臂，跣足露形，是何等仪形耶？言语侏离，在中国本无信者，自鸠摩罗什翻译其说，以虚作宝，以妄作有，畅其诬谄，遂使昏愚之徒，听其妖诞，舍正从邪，醉生梦死，不知不觉。尧舜三代以前，未闻有此教，至汉明帝时始流入中国，愚其智，溺其心。逮于晋宋齐梁陈以来，遭其愚诬者，不可枚举。梁武在位四十二年，三度舍身为佛家奴，终日蔬素，绝宗庙血食。其后臣叛于外，子叛于内，饿死台城，国亦寻灭。又若石勒礼佛图澄为国师，姚萇奉鸠摩罗什人阐佛法，一家子孙皆被诛绝。且夫白龟尚有济江之恩，黄雀亦有衔环之报，尔佛受人敬养，居人大刹，见彼之患难倾危，当尽心罄力而往救之可也。今乃漠然曾无纤须之报，方之龟雀不逮矣。老僧怒曰：尔惟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躬之咎。昔宋徽宗自称道君，礼林灵素为师，受校霄录，天下建神霄宫，设千道会，改寺为观，使天下皆从道教。后至靖康，遭金人之虏，父子夫妇流离万里，死于遐荒。尔道有灵，胡不往救乎？道人曰：尔知其麓，不知其精。道君钦宗虽遭金虏之执，高宗南渡而启中兴之业，绵延二百余年。后虽鼎移于元，子孙皆登显宦，荣禄不绝。岂若石姚无噍类乎？老僧曰：列子称佛为西方圣人，何不言老子为圣人乎？道人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之圣也。孔子尝曰：口国老聃，博古而知今，是吾师也。孔子犹称之师，非圣人而何？彼列子者，荒唐之徒，乌足信哉。其后七国争雄，老子将徐甲入流沙，化胡为口。是皆明载史实，班班可考也。且夫人之生也，愿居中华。尔教惟欲入西竺，反使华人生为丑类。非不仁而何？人之有身，父母之遗体也，尔曹剔须髡首，燃指割臂，截其肢体。不孝之过，孰有加于此乎？又若人生两间，有君亲以事之，有朋友以辅之，有妻子以处之。尔曹皆一切屏除，其不忠不孝，蔑以加矣。尝考历代前贤所著诸书，咸切切以尔教为戒。如韩昌黎佛骨之表，傅奕除佛法之言，胡安定论奉佛之非，崔伯琛请胡神之禁，张文潜作怪异之说，朱文公言浮图诬诱之论。是何名公巨儒恶尔曹若此之深耶。老僧曰：尔知其一，不知其二。曾不闻韩文公遗大颠衣，柳子厚作文畅序，束坡与佛印交游，张商英着护道论。曷尝有片言之谤耶？道人笑曰：尔第知其皮肤也。昔韩公与大颠衣，不免濂溪之议；柳子作文畅序，乃发一时之情；束坡与佛印交，不过谐谑而已；至若护道论者，皆尔曹假商英之名也。商英为宋名臣，习周公孔子之道，讵肯作此侮圣人之言，而甘获罪于名教哉？老僧曰：道德经亦迂言也。黄石赤松张葛许萨之徒，亦皆似夫戏术者，岂比吾辈脱尘离俗者耶。道人曰：老子道德之言，补于世教者非浅也。吾姑撮其要而言之。其略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身与货孰多。甚爱必大费，多藏必

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轻诺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柔之能刚，弱之能强。强梁者不得其死。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损有余而补不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违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天下正。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夫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人之所恶，惟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佳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胜以丧礼据之。含德之后比于赤子。大哉斯言，皆修齐治平之要道也，岂尔曹邪妄无据之语、生死轮回之说、天堂地狱之证，髣髴万一乎？又若黄石公赤松子为辟谷导引之术，不过欲人存其精神，保其形体，长生久视于天地间，若儒者之守身也。张道陵葛玄许旌阳萨守坚诸公，或为名臣，或为处士。至于祈晴雨、禳扎瘥、诛蛟蟒、伏邪魔，亦不过济物利人而已。岂若尔教不欲人生，惟欲人寂灭；不欲人居中国，惟欲人生异域。若儼吾流，诚霄壤悬绝也。老僧合掌而笑曰：无净三昧，吾不与尔喋喋焉。举座哄然一笑。左右行童奉茶以进。少焉，下座相揖而别，出门化清风而去。正理大惊。次日访于邻翁，告以所闻见者。翁曰：奇哉之事，此王重阳马祖二师讲堂也。昔有大刹，被野火所毁，遗址尚存。子闻二师之论，亦非偶然矣。正理乃捐金资，就邻宅设斋馐祭于其处。再拜而去。

丹景报应录

河东解郡中条山道士刘海蟾，有道者也。至元壬午春，负琴剑而遨游于蜀郡，居彭州之丹景山。世传其山乃岱宗勅勘天下人兽飞禽之处，海蟾以清静玄妙之化，为时人所钦仰。是年中元节夜，醮坛既毕，海蟾含光嘿坐。万景俱寂，时将夜分，童子剪烛添香，瀹茗而进。俄闻松外车马之声，喧如千人之语。海蟾惊异，乃下榻灭烛，启户而视。第见岱宗殿内，灯火交辉，皎如白昼。阶下列兜鍪金甲执斧钺者五十余人，形状狰狞可畏。海蟾自念此必圣帝降临也，吾为全真，虽乏道德之行，亦无邪尘之态。见之何伤？乃整衣冠，肃然趋进。守门皂衣者呵之曰：此道士欲何之？海蟾曰：吾为本观修献神君至此，乌得不见。尔曹阻吾何为？傍有绿衣幞头持文簿者数人，叱皂衣曰：此仙翁也，尔引进见之。于是皂衣乃掖海蟾升阶。殿中坐者三人，冠通天云冠，衣紫云锦袍，如人间所绘星辰之象。东西对坐二百余人，皆衣冠搢绅之士。左右列从吏数百余辈，或冠或巾，形状匪一。或持羽葆，或执旌幢，侍立甚严。海蟾趋前再

拜，中坐者呼曰：地仙何以知吾侪在此？海蟾顿首曰：贫道凡愚，罔知仙驭降临，失于拜迎，伏望真惑，曲垂宽宥。言既，西坐一羽衣呼曰：刘君别来无恙？急视之，乃故人闲闲吴宗师也，尸解数年矣。乃持手引坐。海蟾谦退再三，上坐者曰：公方外之士，与尘俗之流不同，何故谦德若此。海蟾稽首就坐，耳语闲闲曰：上坐诸公何神也？闲闲曰：中坐者，天曹定名玉潜真君，左则九天司禄真君，右则岱宗司命真君。东西列坐者，皆天曹贵神也。海蟾曰：诸君亦曾在世间否？闲闲笑曰：君尚不知耶？此皆汉唐宋名臣也。每经甲子一轮，于此较勘善恶。诸君亦生阳世为王公侯伯，或为公卿大大士，出应圣主，匡辅太平之治。其历代奸回邪佞之徒，或生为臧获，或生牛羊犬豕之类，以供诸贤之用也。少焉，狱卒执二人至，悉皆双手反缚，形容顛顛，忧怖之色可掬。一绿衣吏持簿进曰：此秦相李斯赵高也。清辜已服，伏望明断。真君叱吏以铁挝撻掠数百，骨肉皆碎。傍踞二人，一年少者自云公子扶苏，一修伟者云为秦将蒙恬也。扶苏垂涕詈曰：二老贼枉害吾命，灭吾四十余代之业。是可忍为，孰不可忍为。李斯泣曰：沙丘之事，皆赵高说二世为之。高累言于我，我拒却再三，柰何二世听其邪谋，以成彼之矫诬。然则举心发踪，皆高所为。斯但不合信其诈也。高怒目号咷，指斯曰：焚毁圣贤百家之书，坑陷儒生数百人，禁人偶语，劝二世明申韩之术，行商鞅之法，督责严刻，以驭臣子，亦我教汝为耶？斯答曰：尔劝二世深居禁中，日与妇人宴乐，掩蔽忠良之谏，大兴土木之功，戮吾父子，贼杀无辜，指鹿为马，罔上凌下，寻使阎乐弑君，欲篡其位，引帝玺佩之。以百官莫从，殿柱欲摧，乃止。尔之罪擢发不容数也。往返争辨未已，真君怒曰：汝曹之罪，神人共知。尚何喋喋以辨耶。叱狱吏以挝抉其齿。挥巨笔判曰：

上蔡匹夫，隐宫贱寺，谏逐客助秦为暴，严刑禁学古非今。坟典圣经，俱收除而焚毁；衣冠文士，咸捕获以坑埋。乃以祖龙之尸，使混鲍鱼之臭。不顾嬴宗社之绝灭，那知吕子嗣之沦亡。矫诏立亡秦之胡，封创诛贤冢之子。彼苍报应，如影随形，叹牵犬逐兔者，具五刑以何多；指献鹿为马者，夷三族而犹少。生遭惨酷，死随幽阴。化六畜以偿无辜，历千纪难于恩宥。大书文判，以戒将来。

真君呼扶苏曰：秦公子，汝于某处某官家生为男子，长受其荫。蒙恬生于某处某官家，亦为男子，长受其荫。彼斯高二贼，俱生于公卿家为马，俾卿等乘二十年，仍屠而食之。待甲子再轮，使生夷狄为女人。判毕，叱吏引入轮回。斯高号泣诉曰：囚鬼等为牛马犬豕五十余次，支解烹剥，痛楚极矣。岂有伤一世之命，而千载偿之不足乎？乞生夷狄可也。真君怒曰：尔曹昔为相国，位极人臣，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偷合苟容。且夫尧舜之道，天下古今之至道也

。尔斯以为大谬，非圣人者无法，尔之谓也。秦皇父子暴虐弃德，尔斯不以周孔之道辅之，乃以申韩之术以导其残贼之心。逢君之恶，尔之谓也。彼高者本宦寺小人，百端狙诈，陷害辅宰，专权擅政，弑君谋逆。以致海内混乱，生民无辜而肝脑涂地者，不可胜纪。皆尔二贼所致。若此论之，虽经百劫不可宥也。既而一卒以马皮披于斯高之体，顷之皆变马矣。然犹振鬣跑蹄，哀鸣不已。东坐一紫袍金带者笑曰：今日如此形状，作此哀鸣，盍曩者莫为恶乎？吾有一律释汝之怨。二马皆俯首以听。其诗曰：

上蔡都门正少年，因观食鼠识愚贤。从师既学尊王术，为相须行正义权。心狠豺狼诚可恶，体沦牛马不须怜。从今蹄足宜驰速，莫遣王孙痛着鞭。

西坐一绯袍者亦曰：吾有一律遗汝。其诗曰：

深严督责学申韩，公族黔黎悉胆寒。尽用机心欺暗室，那知天道炳如丹。咸阳市上尸犹在，望夷宫中血未干。此去不须效蹄啮，好为调善负雕鞍。

东坐一锦袍者笑曰：吾亦有一律遗尔。其诗曰：

谈辨从横佐祖龙，绝仁灭义务成功。太王宗社虽零落，四海黎民愈困穷。生既伏辜霜刃下，死犹遗臭汗青中。轻骑驰骤咸阳道，好口口旁柳口空。

西坐一绣衣者亦曰：吾有一律。其诗曰：

吏胥阉寺总儿曹，漫以游谈诈力高。作福作威心已僻，欺明欺暗祸难逃。沙丘孽子书成璽，上郡贤郎血染袍。博得此身为异类，负鞍衔勒敢辞劳。

诗毕，诸公哄然大笑。闲闲私谓海蟾曰：先吟者，少陵杜工部也。次者昌黎韩公也。又次者东坡苏公也。又其次者山谷黄公也。海蟾曰：上坐三公为何人？闲闲曰：居中者周之山甫仲公也。左右者汉之丙魏二公也。又问曰：此有萧相国张留侯陈户牖诸公乎？闲闲曰：萧何荐韩信以成汉业，信未有叛逆状，乃信吕后之言诱而诛之，夷其三族，绝其宗祀。子房教汉祖分父羹之言，陷君于不孝。及刘项指鸿沟为界，解兵休息，乃劝高祖有养虎遗患之语，陷君于不信。陈平弃魏背楚，诡计多端。离间楚之君臣，俾范增愤怨而毙。及诸吕用事，吕后欲王之，又阿谄顺意，不辅王陵之争，遂使产禄几危汉室。三人虽有大功，亦有大过，故弗获列于天曹之名，亦不得与诸公并会也。今之士大夫读书习礼，见利忘义，妬贤嫉能者，比比有焉。其或与人交处，面和内怨，口是心非。或因图名利，因事以倾挤。或因争私愤，阴谋以相陷。如是之徒，一荫此心，冥曹即录其名于黑簿也。海蟾曰：吾尝见某士贪饕无厌，某官酷虐无义，某人奸贪险诈，某人凶狠害众。今皆有子有禄，其故何耶？闲闲曰：如此者非祖宗积德之厚，必其生年命数有顽福也。若能改过迁善，庶可以保身家。苟或迷肆不悛，虽祖宗之有余庆，亦皆除去。己身之有寿禄，亦皆减夺。逮其恶贯既盈，福庆俱绝，必有天殃神谴。人非鬼责之患，轻则止殒厥身，使家道

练，吴丞相何故至此？题此诗何意？似道赧颜不能对。翌日，至泉州九日山，忽逢数卒押一叟二妪，桎梏号泣而来。指似道骂曰：逆贼果吾夫妇矣。似道视之，乃其父贾涉与二母也。死已数十年，一旦见之，似道大骇，罔知所为。即降舆顿首拜泣。其父掣似道发，拳之蹴之，二母以丸砾击其面，且詈且泣，数似道曰：逆贼本非我子，此贱婢与二奴所私而生尔也。我以年暮无嗣，黽勉认为己体，育尔成人，训尔诗书，教尔忠孝之道。尔既荫补我职，天子以尔姊故，累擢显任。因沈炎谗佞，黜贤相吴潜，以尔执政。引进奸回。尔曩何梦然等譖愬斥吴丞相死于循州。幽元使郝经，以匿求和之盟。尔世〔疑应作欺〕君枉上，妬贤嫉能，流毒稔祸，害民误国。擢发不容数尔之罪。我大宋自开基以来，奸邪之徒，惟尔一人最也。今艺祖太宗二帝于酆都勘我与尔二母失教之罪，吴丞相为地府大素妙广真君，与酆都主者公同勘问，日夜受苦万状，未知了于何时。尔亦不免风刀之惨酷也。杨妪詈涉曰：老奴，我曩为尔言此驳种也，不宜富。尔不见信，反以为妬忌。向使听我之言，岂有今日之苦哉。虎臣见涉与二妪摔殴既久，前为救解。涉曰：县尉不知耶，吾辈贾似道父母也，因此孽贼误国病民，累我曹若此。吾于幽冥之中待此贼久矣。县尉胡不蚤杀之，又欲俟何时耶？虎臣笑曰：在旦夕耳。言既，押卒驱叟妪痛哭而去，倏然不见。虎臣观似道发髻蓬松，面身疮痍，仆地呻吟，久而方苏。叹曰：吾父母恚恨如此，安能久生于世乎。十月，至漳州木绵庵。虎臣讽令自决。似道曰：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矣。虎臣怒曰：尔父母前者数尔罪恶，令吾杀尔。尔亦闻之，吾为天下除残伸怨，虽死何憾焉。乃拘其妻子于别室，叱数卒驱似道于庵后，褫其衣，缚其手足，以铁挝筑之。似道哀鸣乞命，虎臣愈怒，命左右取厕中秽物灌其口，拉其胸而杀之。仍剖其腹，实马粪数升，剜其两目，割其耳鼻舌，埋于厕侧而去。

繁邑古祠对

繁邑有古祠，邑人呼曰西岳之神。每临朔望，乡氓老稚皆诣其中，烹牲献醴，徼福乞灵，绎然无绝。士人东郭生谓其祝者曰：礼明贵贱，乐别尊卑，尤莫大于祭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祖。古今一定之规，孰敢毫厘之僭？苟非祭而祭之，非惟谄媚以要福，抑其僭分之过不可胜责也。且西岳乃诸侯之所祀，士庶岂容而僭乎？且其山在于华阴，其神因山而名，依山而处。若离其山，神奚所主焉。祝者指其塑偶曰：山虽不在是，而神貌则在是矣。生笑曰：愚哉斯言，弗察乎理也。神鬼之事，虽曰幽明，皆不外夫理。理之所在，神之所在也。有是理，则有是神，理者神之攸主。讵有非其礼者，而谓之神乎？今夫神之显于上者，莫日月星辰若也。日月之周旋，星辰之行度，可离于天乎？神之着于下者，莫风雷雨露如也，风云之飘布

，雨露之滋濡，可离于山川乎？是知天地山川之神，以天地山川为之主也；宗庙五祀之神，以子孙尸座为之主也。神无所主，则精气散而弗灵矣。子以偶俑为神，斯理果何在焉？且鬼神无形无声，乌有貌焉？借使有形貌，幽明异途，孰从而见焉？今而愚迷之徒，塑泥刻木，妄造其像，绘之以金碧，衣之以锦绣，献之以珍馐，既无利人之功，又无化人之德。是夫土木形骸，而啖吾民之膏泽也。祝者无言，惶媿而退。是夕生方就寝，梦一衣冠者，俨然厥祠之象，揖生谓曰：吾古祠种也。适闻子尊卑贵贱之祭，神鬼隐显之理，辞严义正，吾何敢赘片言以文哉。但言土木形骸而啖吾民膏泽之说，诘可缄唇而不辨乎。今夫汉繁小邑，附近大城，其郎官之忠廉谨笃者，盖有之矣。至夫簠簋不飭，下官不职者，吾居是邑则不敢非。于若同游扫地之行，吾请悉言，若勿见怒。且夫湖陂之獠，宿奸巨猾，言渭而行泾，恶贤而好佞，胜己者嫉之如仇讎，谀己者亲之如骨肉，不讲明于诗礼，惟日务乎苞苴。怀狼贪狙伺之心，作麀头鼠目之态。壶壶羸羸之莫辨，易易商商之不分。闻谈道义，顾左右而言他；遇赋诗词，调平仄而莫顺。不及写弄麀之错，岂如言伏腊之差。惟知尸坐黉堂，月糜廩禄，覘某生家之有梨栗，询某仆家之有池鱼。媚色其言，巧求挾取，得之则怡然终日，不得则含怒累旬。是曹者一宋四之弗若耳，矧诲人乎？[宋四，古之名盗也]其又非我族类，其心异常，豹头猫目，鹅准狐臊，才学无分寸之长，奸宄有百端之状。摇唇鼓舌，妄生嚣讼之言；妬善嫉能，专挾倾挤之计。贪浮乐祸，好利饰非。句读莫知，阴阳莫辨。尤尝滥其弟子，乱其膳夫。禽鸟尚别雌雄，马牛犹知牝牡。是曹者一韩卢之弗若耳，矧训人乎？今而峨冠博带，意气扬扬，恬然无愧，岂非尝粪之徒，未闻相鼠之诗也。如是之徒，有利人之德耶，化人之德耶？徒为行尸走肉，剥削良民之膏泽也。方吾土木形骸不及远矣。生对曰：若言者，同游之咎也。彼之与走，异宗殊郡，所志不侔，乌能玷我。孟子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若以是让仆，失言甚矣。神笑曰：瞶瞶子，若惟知其一，而不知夫二。彼两陈人者，舆若同游，昕夕相处，行坐相随。彼攸为若此，尔独不颜厚乎？孔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若言与彼异宗殊郡、所志不侔、乌能玷我，正犹坐于粪泥之中，欲不污于衣也。生闻其言，悚然而惊，揖谢不敏。再欲有答，其神掷掬而去。生亦梦觉，启牕观之，惟见明河在天，星月皎洁，花影横阶而已。急呼童子燃炬，潜识其说，以为自警云。

泉蛟传

天彭漠繁，相距一舍许，连境有泉曰观音。水从道边涌出，流入溪壑。至冬则汹汹迸泛，弥漫数里；夏遇旱亢或涸，乡民浚其底，其水涌如故，溉田数

千亩。南邑之民皆赖其济焉。永乐昭阳单阏夏，久旱不雨，田畴龟坼，泉亦枯竭。邑令遣民浚之，天彭农民龚姓铭讳者，素称强悍，荷鋤而往。忽覩一巨鱓，长三尺余，尾端有锋，顶生二角，皆寸许，蜿蜒于泉穴中。龚谓众曰：如此巨鱓，真罕见矣。吾当捕而烹之。以助今日之飧殮也。父老劝曰：此蛟龙也，毁之而泉必竭。或又曰：此灵物也，伤之则身有祸，惟当诚而敬之可也。龚笑曰：诸君谬矣，夫蛟之为物，或升于天，或降于渊。时飞时潜，变化莫测，非常物所可儼也。讵有化为鱓鱼之形，匿身勺水中耶？若果为蛟，此时乘风云而上腾也，胡为俾人褻玩若是哉？盖是鱓年深，故育形壮大，乌足怪焉。父老又曰：昔雷焕之剑，陶侃之梭，费长房之杖，皆器物类也。尚化为龙，矧此异形之物乎。抑闻东坡云：眉山青城邑，有牝豕伏地，化为泉。后有二鲤常游于中，故曰鲤泉。又邵武市中，有买鱼得白鱓者，放之于井，后化为蛟。故曰鱓泉。此皆载于羣书，昭然可考。且世间可食者甚多，何必须此灵异之物以充口腹乎？子不听吾言，脱有不测之祸，噬脐何及。第恐泉水涸涸，悞吾农播植，非细务也。龚艴然怒曰：杀鱓有咎，吾请自当，何劳丈人喋喋如是乎。乃奋然举鋤，毙其鱓于穴中，携以归，举家大惊。其弟曰：此泉中灵物也，兄柰何杀之。独不闻王用杀黑鱼事乎？龚笑曰：子勿言，若此物果龙，吾得食之，死无憾矣。乃烹而食之。既暮就寝，梦一黄衣老叟怒谓龚曰：吾乃观音泉之蛟龙也，居是泉五十余年，泽及两邑之民非浅矣。尔何一旦害吾之命，啖吾之肉，残忍如是之甚耶。吾已诉于天帝，许吾报怨。今而食尔之心，啗尔之骨，观尔亦痛否。言既，变为一鱓，跃入龚口中。龚大骇而觉，腹中即隐隐然痛，顷之如物啗心之状。龚大呼曰：泉蛟食我心也。痛不可忍，乃号跃于地，求死不得。且自詈曰：鄙野饿贼，胡为伤灵物以充馋口，死固宜矣。若果泉涸，柰两邑之人骂名何。至中夜，口鼻血衄，仆地而死。其夕雷霆大震，雨雹如梅，飞鸟皆毙，泉亦涸焉。南平赵弼作泉蛟传以表厥事，仍赋短歌一章，以为后人之戒云：

天生灵物居泉穴，矫矫神威电光烈，修鳞气焰灿黄金，巨齿参差衔白雪。潜伏此地今有年，波流涌迸滋良田，为霖夜卷寒江水，救旱春开石眼泉。何当头角峥嵘起，腾骧直上南溟里，飞身变化际风云，鼓跃海洋千万里。识怜久矣隐池中，浅水蜿蜒宁自穷，池里不闻五花树，漫栖水际游龙丛。岂忆愚氓见灵迹，辄思醢此为珍食，伤哉命落凶手鋤，血肉脂皮被焦炙。驾云拿雾势莫存，飘飘散乱精与魂，神光皎洁犹不昧，奋心上诉登天门。天公闻语赫然怒，即遣六丁为虐酷，阿香隐隐震青空，雨雹滂沱溪水涸。幻成老叟入梦来，哭进氓胸起祸胎，顷刻但闻器怨切，举家擗踊号声哀。可笑愚人谋口腹，自矜得食蛟螭肉，那知一啻丧其身，始信冤仇还报速。君不闻屠龙自古说宋俘，千金费尽

功不成。岂若放翁甘淡泊，性情广大通神明。又不见苍穹所重惟阴德，福善祸淫无爽忒。昭昭报应影随身，朱者丹兮墨者黑。试看隋侯与来庠，救蛇渡蚁心慈良，明珠获报魁天下，高名万古流清芳。我作此歌长太息，人亡物故皆堪惜，寄言乐善舜之徒，济死拯生终有益。

疥鬼对

成都守拙生布韦时，糊口茂林。偶染疥痍，救月不愈，药剂既不可瘳，砭艾又不可施。动止不堪，甚为狼狈。或者曰：此必疥鬼所害，宜祷祀之，或获其瘥。守拙生具牲醴于精舍之外，为文而遣之曰：

人禀阴阳，乃有是形。耳目视听，手持足行。心涵于中，口口一身。天君静默，百体获宁。柰何尔疥，作此拘僇。始肖婴儿之疹，终如款冻〔虾蟆也〕之形。连牵乎股肱，周暨夫胸膺。苛痒一动，抑搔莫停，肌肤损裂，衣履秽腥。坐则机隍，行则踟蹰。至于中宵，心绪怦怦。展转反侧，卧而复兴。既仰天以嗟吁，犹俯首以呻吟。呜呼疥乎，若此祸人，既非六魔，又非三彭。乱吾心曲，扰吾幽情。尔若有知，奚为我憎。欺我困匱，侮我零丁。经时累月，苦相缠萦。尔惟有神，胡不我矜。洗我身痍，俾我澄清。酌以三爵，送子远行。

言既，爇楮币再拜而灌，屏息以听。第闻凄凄长啸，声始微而渐着。烛影香烟之间，蓝面丹发异形者，鼓掌跳踉而进曰：嘻，愚措大，何谄让之深也。慎勿骇恶，聆吾告尔。我之为疥，匪乎不仁，非与子讎，非与子亲。古之贤哲，孰不病贫，苦其心志，空乏其身。动心忍性，方为志人。是故原宪居桑枢之室，卜商处编蓬之户，范丹生鱼尘于甑釜，百里烹伏雌而炊糜。陝蕃处荒芜之宅，阮孚怀囊罄之讥。又若吕仙戏黄粱之梦，阿香轰荐福之碑。此数子者，穷鬼之为也。若夫孟轲遭采薪之忧，相如染枯渴之患，杜审言造化小儿之嗟，申叔展河鱼腹疾之叹，苦罹霜露之疾，当由生灵有限。此数子者，病鬼之为也。子之疥痍，五德俱全，非他疾之儼焉。且夫徧其体肤，终不染于面而伤其生者，此非仁乎？宾朋共榻即能传染者，是无独善之心。此非义乎？两臂相摩，常日不释如拱手者，此非礼乎？虽云满体，不妨其坐卧者，此非智乎？至时必痒，未尝有前后之差，此非信乎？子有五常之道，生此五德之疮，乌足怪耶。且夫古人之勤学者，必昕夕无怠。是故苏秦刺股，孙敬闭门，范希文断虀画粥，司马光圆木警枕。皆欲屏其宴安之气，而勉其儆戒之志也。子言展转反侧、卧而复兴，胡不灯下攻读乎，胡不对景吟咏乎？子复言乱我心曲、扰我幽情，欲懈惰荒宁之事而加于身欤？仆所以使子苛瘳厥身而不息者，特为子祛其宴安之气，而助子勤励不息之功也。子他日德业崇广，有轩冕之荣，宁记仆之助学也欤。守拙子闻其言，仰天大笑曰：如子之言，是吾不幸之中而有幸焉。子言虽善，吾不敢当也。但求静其心、定其志、安其体，乐夫性情而已。且吾受

赐多矣，不尔劳也，宜远去焉。鬼叹曰：吁，子绝我矣。乃掷掬而去，不复见之。疥果获愈。

梦游番禺彭蠡传

洪武屠维单阙春季月，余游学于闽浙。道经武昌，泊舟金沙洲侧。闻南州羽士混然王全真，精于修炼之术，尝着还真集、回风混合歌及怀仙吟，皆以启迪后来修真之士。余亦随众谒之。观其神清气朗，衣冠伟然，若凌云之苍松，冲霄之孤鹤。诚非凡流之儼，真神仙中人也。混然视余久之，乃曰：观子气貌清奇，举止闲雅，必非庸俗之辈。欲希仙乎，希名乎？余对曰：慕真之心久存矣，第恐缘浅分薄。交梨火枣，口侄生于脑中。世无扬州之鹤，不能飞腾于蓬岛耳。混然笑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尚可学，而至混学仙子，患子无心矣。子如有心，又何难焉。因呼童子出所作怀仙吟三十三首，示余曰：子信意赅吾之作，即可见方外尘中之心也。遂以纸笔付余，辞弗获，乃次第其韵而和之：

鳧鳥翩翩入翠蓬，仙坛那与世尘同。鹤鸣烟径松关长，人卧云房蕙帐中。宝鼎香焚丹灶火，玉栏花落紫筠风。群真笑我栖凡久，为说蟠桃两度红。

修隐壶山第一峰，静中子午日从容。彻开玄牝持金节，参透黄芹扣玉钟。三足鼎中烹炊虎，半升垆里炙离龙。人来问我飞腾事，云在牕前鹤在松。

一滴红尘滞蜀邦，每思蓬岛更无双。琪花满坞香飘席，瑶草连阶绿荫牕。锦瑟不弹仙吕调，玉箫只和步虚腔。醉来却笑从前事，赤凤长鸣夜过江。

木公邀我宴瑶池，座列珍肴分外奇。香霭翠盘焦凤脯，光浮玻瓈盛龙翅。素娥鼓掌歌桃叶，童子临风舞柘枝。烂醉口口口口杳，笑舞宝剑斥三尸。

崇楼杰合耀清辉，云影缤纷锁翠微。羽客引猿花里去，仙人骑鹤月中归。石阑笋乳凝烟秀，松径丝苓带露肥。尚记昔年行乐处，碧桃乱点紫霞衣。

玄湖仙友好楼居，六曲危栏俯太虚。夜静天风摇月佩，日长云锦衬霞裾。闲寻白石花间种，醉把黄庭竹下书。一自别来天壤隔，华胥清梦几蘧蘧。

海天深处是方壶，风景清奇胜画图。玉女凌云朝妙有，仙翁凭几说虚无。朱阑香满三华树，碧涧春生九节蒲。最恨此时凡背痒，令人无处请麻姑。

几年不到武陵溪，每忆群真思欲迷。黄发道人眉似雪，朱夜仙子手如萸。林间雨过鉏松实，岩下云开觅髓泥。安得渔舟寻旧约，长生许我乞刀圭。

武夷宫阙最清佳，醮罢虚皇遣素怀。流水绿随深涧曲，高山青被乱云埋。引雏玄鹤冲高树，抱子黄猿挂断崖。风景于今还似旧，红尘愧我老形骸。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紫坛夜醮天花落，绛阙朝回宝扇开。我亦当年曾共乐，至今千载慕瑶台。

夜深飞步到天台，仙境清闲绝点埃。鹤驾凌风摇玉佩，凤箫吹月下琼台。

青田芝草含烟秀，玄苑蟠桃带露开。深感云英多见爱，流霞连劝两三杯。

鼈衣羽扇白纶巾，本是玄都一散人。六气食来能辟谷，三尸除去可通神。婴儿抱处非无乐，姹女眠时别有春。说与傍人浑不解，长生久视得全真。

芙蓉仙子貌超羣，绰约容妆世罕闻。紫绶低悬鸣玉佩，翠襦轻衬缕金裙。蛾眉巧画隋堤柳，蝉鬓高盘楚岫云。最喜昨宵青鸟至，缄书为我寄殷勤。

远离蓬岛几朝昏，无限相思入梦魂。尘世虽同双日月，仙家别是一乾坤。浮云化狗迷溪岸，乱石成羊满洞门。羽服何时寻旧约，碧桃花底倒金罇。

养成真元七返丹，此身宁复畏饥寒。胸中龙虎都潜伏，溪上鳧鸥且玩看。吟倚长松怀阆苑，梦回幽枕笑邯郸。醮坛香烬归来晚，细整丝桐月下弹。

采芝曾入鹿门山，风景全殊宇宙间。宝鼎焚香朝碧落，瓦瓯啜茗论玄关。片云影里游三岛，孤磬声中炼八还。他日洞霄为隐吏，烟霞从此再追攀。

五千秘要论重玄，道在虚无境界边。人向静中知往事，客从座下问先天。拾来玉子连云种，炼就金丹带露研。尘世倏经三纪过，士林谁识地行仙。

勾漏当年访葛玄，绝闻真妙浩无边。由来方寸心间地，便是圆融物外天。灰木形骸从放荡，枣梨药饵细精研。于今会得飞升诀，炼得清癯骨已仙。

鹤书远寄洞中仙，仙子开缄亦我怜。青鸟来时春似海，白羊卧处草如烟。花飞始觉光阴老，柯烂方惊甲子迁。遥想羨门行乐处，海山秋夜月婵娟。

拂袖当年下紫霄，更无清梦谒王樵。阆风玄圃烟霞远，弱水瀛洲道路遥。云里金童教种玉，月中仙女听吹箫。夜分猛记生前事，便欲飞身觅子乔。

青童相引到蓝桥，一见云英胜阿娇。珠簌宝钗横翠髻，玉妆金钿隔红绡。花前引鹤弹清瑟，月下乘鸾品洞箫。别久不堪牢落处，梅花纸帐夜迢迢。

曾到瑶池仙子家，洞天幽静绝諠哗。芝田日养千年鹤，松径朝飡五色霞。绿树晚烟迷石髓，碧溪春水泛胡麻。我来尘世经三纪，未审蟠桃几度花。

忆昔飞腾宴九阳，羽衣仙子进琼浆。青山绿水乾坤久，紫府丹台日月长。铁笛晚凉吹鹤背，霜毫昼永染龙章。别来不记当时路，流水桃花信渺茫。

当年别却董双成，梦断瑶池感故情。蕙帐不闻珠佩响，芝坛空见月华明。烟迷草径猿声寂，露滴松巢鹤梦惊。惆怅夜寒无处觅，倚窗闲弄紫鸾笙。

游翫天台眼界明，仙姬争插翠云缨。乘龙夭矫朝金阙，跨鹤翱翔下玉京。足踏烟霞游宇宙，杖挑日月玩蓬瀛。倦来口口口口处，锦瑟银筝彩凤声。

九嶷山色翠为屏，曾驾云轩访负苓。石洞雨晴龙蜕骨，杏坛风暖鹤梳翎。玉炉夜静丹光赤，宝匣秋横剑气青。仙境无尘春昼永，细焚沉木阅黄庭。

一自辞仙出武陵，云槎无处可追乘。冰桃雪藕经千载，玄室瑶台列九层。静里常思成道引，闲来犹记学飞腾。久居凡世尘形重，欲问麻姑借大鹏。

十二琼楼近五城，紫霄云外是蓬瀛。虎驯丹灶风声息，龙卧寒潭水气清。

金鼎昼长烹白石，玉阑春暖采黄精。予生放荡烟霞里，谁信仙都有姓名。

荷香仙子昔同游，别后俄经三十秋。蓬岛有春长富贵，洞天无处不风流。猿啼鹤唳韶华老，兔走乌飞岁月遒。寄与总真王羽士，桑田还似旧时不。

海上昆仑烟雾深，木公金母杳难寻。交梨火枣胸中药，野鹤孤云物外心。洞府日长春寂寂，药宫香冷夜沉沉。翠蓬仙眷宁忘我，几度传书话旧吟。

白云深处结茅庵，细阅丹经一两函。每忆天真元自有，不将玄妙向人参。半窗风月供吟兴，数亩烟霞引笑谈。夜倚梅花吹铁笛，南枝疎蘂落毵毵。

草衣木食足幽潜，猿鹤相随自养恬。睡起松间闲抱膝，吟成花底乐掀髯。茶香石鼎频添雪，羹煑溪芹不用盐。冷淡清虚真道本，黑甜一枕夜厌厌。

诗咏荒唐方外事，此情非是爱栖岩。志同太古心常静，道契玄微语自缄。恪守行藏遵孔圣，肯将休咎问巫咸。傍人莫讶终言异，儒比神仙更不凡。

混然览毕，笑曰：吾初见子，虽云年富，而神采清奇，意子可与同游。岂谓希夷误识若水也。子欲效裴航郭翰乎？而拘礼乐之堂，弗敢肆耳。子之功名未免有梅妻之讥。子宜勗焉，十年之后，吾当与子神游于番阳彭蠡之湖，告子以仙范，涤子之尘襟，始知韩湘不诬昌黎也。余辞而归。又数年，闻混然尸解，嗟悼累日，弗获远吊。永乐旃蒙协洽七月望夜，梦混然纶巾羽扇，鹤氅皂舄，童子数人后随，揖余进曰：赵生别来无恙否？余曰：先生曩者以至言开悟，走茅塞愚心，罔谳真妙。今者以微名所拘，诚宜先生见哂耳。混然曰：不然。大丈夫当以功名为志，岂可与草木同其衰朽。但罄心忠赤，勉于功名也。既而曰：吾昔与子期于番阳彭蠡之游，今其时矣，不可食言。遂呼予偕行。俄顷果至星渚。观其湖水拖蓝，匡庐迭翠，渔歌歛乃，帆影参差。乃携手同登一小艇，亦无篙楫，听其所止而休焉。久之，月映鸥波，风吹鹤袂，混然正襟危坐，鼓掌而歌曰：

君不见，奸姿颜，美华彩，春去秋来容易改。百岁光阴捻指间，俄尔桑田变沧海。又不见，花满树，叶辞柯，人生少年能几何，石火电光风里烛；水上浮沤灯畔蛾。竞虚名，夺浮利，日夜劳心苦焦思。一朝撒手俱成空，赢得卷中几行字。殢花酒，弄精神，如蚕作茧自囚身。家业置成身困惫，眼光落地一堆尘。稽汉书，考唐史，多少英雄只如此。青山依旧昔人非，黄冢累累荒草里。但存心，修善德，广行方便施恩泽。积金不若积阴功，余庆绵绵无断绝。求至道，学神仙，清心寡欲断尘缘。三尸六欲能除尽，眼前便是蓬壶天。

歌阕而谓余曰：追思世事，日月如跳丸，人生如朝露。扰扰劳劳，亦可悲矣。岂若吾方外之流，寂其心口，收其口口，驻神口口，含元和于橐钥，长生久视于天地间也。且夫老聃官于柱下，庄周掾于漆园，许逊宰于旌阳，葛洪仕于勾漏。四君子者，身处尘寰，心游天表。是时人不知者，视与凡夫之无别也

。逮其精神内固，真行外充，道备功成，乘空履幻。鞭风霆而跨鸾鹤，叱雷电以乘虹霓。荡漾乎天壤之间，逍遥乎宇宙之内，名登紫府，位列丹台。逮今与日月山川向其悠久也。子功名之人，无异于是焉。若夫苏秦见侮于其嫂，买臣被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前呵后随，俯而取食，不敢仰视。奚前踞而后恭也哉。盖庸夫愚妇无远见高谋，第知目前之景耳。言既，仰天大笑曰：也同寒拾轻饶舌，留得虚名在世间。吾徒以闲言迟子，甚为无益。子宜急归。言毕，放舟东流。风浪大作，予骇然而觉，乃一梦耳。因赋短歌以识其事云：

湖山青，湖水绿，湖边花卉开香玉。遨游万里梦归来，釜煮黄粱犹未熟。神仙信有非荒唐，无缘岂易从徜徉。安期羡门还在世，遐龄直与乾坤长。随真一夜游蓬丘，氅衣乌舄登扁舟。扁舟泛泛无篙楫，从教荡漾波中流。风吹湖上白云起，乘云飞入洪波里。波间犹见老琴高，背负焦桐骑赤鲤。水晶宫阙几千间，湘妃玉佩鸣珊珊。虾须帘卷沉檀散，翡翠屏开几座闲。波臣为献苹婆酒，鼉鼉起舞长鲸吼。蛟人慷慨捧金盘，泣出明珠三五斗。跨鳌醉出冯夷宫，霞衣两袂扬天风。丹沙光映日杲杲，宝剑气彻云葱葱。千回万转兴不尽，远望湖光明似镜。倦来静坐绿杨矶，白鸟忘机果相近。双双丫髻青衣童，鼓掌戏咏青云中。青云有路我曾到，携手共谒蓬莱宫。蓬莱远在瀛洲岛，景物希奇尘世少。紫琰盘盛五色桃，玻璃合荐如瓜枣。偃佺老翁八尺躯，绿眉绀发青虬须。鹤为伴兮猿为侣，月为佩兮云为裾。遗我修真之妙诀，授我乐道之奇书。语叮咛而再嘱，勿耻下而嗟吁。崇颜渊之守道，在陋巷而安居。卑冯驩之弹铗，叹出入以无与。惟忠孝之是尚，于是非之坦如。志欲远而心欲小，行欲庄而貌若愚。远顽夫邪佞之言，守先贤正大之规。觉来记得神仙语，一一分明详记许。非徒贱子守终身，留与儿孙作规矩。寒毡但愿老儒官，讲道谈经聊自欢。融融白纸梅花帐，淡淡黄虀苜蓿盘。古来贤达多如此，恶食恶衣何足耻。干干终日乐进修，岂厌贫穷中道止。仙翁仙翁何处求，听我一曲歌清秋。何当独跨扬州鹤，与君直上丹台游。